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麦克阿瑟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麦克阿瑟传

薛萁 姚黄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军旅世家.....	003
	古老家族 阿瑟一支.....	003
	将门虎子 名扬西点.....	007
第二章	坦坦仕途.....	011
	中尉挫锐 法战增辉.....	011
	整顿西点 晋升少将.....	019
	位居顶峰 志在强军.....	026
第三章	壮志难酬.....	032
	缔造菲军 计划难行.....	032
	首遭空袭 注定败局.....	038
	受困巴丹 光荣南撤.....	045
	蒙难“君主” 重振旗鼓.....	051
第四章	蛟龙入海.....	058
	秘密武器 扭转局势.....	058
	麦帅挥师 每战每捷.....	065
	千里跃进 锋指莱特.....	071
第五章	重返菲律宾.....	080
	血战莱特 晋衔五星.....	080
	登陆吕宋 营救战俘.....	087

	恢复失地 履行诺言.....	094
第六章	统治日本.....	103
	盟军司令 胜利受降.....	103
	至高至尊 重塑日本.....	109
	反共先锋 竞选总统.....	115
第七章	足陷朝鲜.....	122
	朝鲜风云 仁川登陆.....	122
	中国出兵 三战三捷.....	131
	发难华府 丢官罢职.....	141
第八章	最后岁月.....	149
	万众心碎 举国沸腾.....	149
	悄然隐退 落日黄昏.....	155

第一章 军旅世家

古老家族 阿瑟一支

“除去高山，谁都老不过麦克阿瑟和魔王”。这是流行在苏格兰各地的一句古代谚语。麦克阿瑟族是苏格兰人的后裔，其祖先曾参加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825年，正值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的第10年，麦克阿瑟族的一支，从苏格兰移居美国，这一宗系祖先的名字叫作阿瑟·麦克阿瑟，从那时起，麦家的每一代都有一个人叫阿瑟·麦克阿瑟。美国历史上最年青的少将和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太平洋的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是这一宗系的第三代之一。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祖父，即阿瑟“一世”，是位身材修长，仪表风雅，性情和蔼，并且具有远大抱负的人，曾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并于1840年在纽约取得律师资格。他因出身军旅世家，便参加了麻州国民军，曾任麻州军区法官职务，级衔升至上尉。1855年，阿瑟“一世”在民主党的推荐下，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副州长，1857年当选为第二巡回区

法官。到1870年，由于他清廉正直，敢于任事，已经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法官了。1871年，格兰特总统任命他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卸任后，他埋头著书，兼任法律学校评议员。1896年8月，81岁的老麦克阿瑟病逝。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即阿瑟“二世”，于1845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他在童年时，心目中的英雄是林肯。1862年8月，他刚满17岁，便披上征衣，成为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的中尉副官。在随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表现出令人畏惧的勇敢和顽强，屡立战功。在田纳西的一场血战中，他所在的团兵力损失达40%，所有的骑马军官都已经阵亡，只剩下麦克阿瑟副官。他在战场上左右奔驰，集结队伍，重编各连人员，灵活勇敢地进行指挥，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他荣誉晋升为少校。后来便统帅第24团，直到战争结束。他晋升为中校、上校时还不过19岁，是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1865年6月，20岁时他把步兵团带回了家乡。随后，全国官兵被解除兵役后，阿瑟·麦克阿瑟再度成为老百姓。

他在研读一年法律后，仍念念不忘军旅的召唤，在1866年再次接受任命，任第36兵团上尉。在其后的23年期间，他一直领衔上尉。这期间，他在

一次狂欢节中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玛丽·平克妮·哈迪。他俩一见倾心，终身恩爱不渝。哈迪于1852年生于弗吉尼亚州，是一个有钱有势的棉花商的14个子女之一。他们于1875年5月在这位富商巍峨雄伟的私邸——河畔大厦举行婚礼。

1889年，他被提升为少校，到首都华盛顿陆军司令部服务四年。在那里，他获得法律学校的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再次被提升为中校。如果不是因为爆发了美国——西班牙战争，他很可能就会默默无闻地结束他的军旅生涯。

1889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后，阿瑟“二世”被提升为准将，指挥一个步兵旅。这个旅被运到了菲律宾。他率领全旅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很快结束了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战役。接着麦克阿瑟将军又经过十几次浴血奋战，全面控制了菲律宾，美国的报纸以显著版面报道了他的功绩。他很快便成为美国驻菲律宾所有部队的指挥官，并被任命为该群岛的军事总督。这是阿瑟“二世”军旅生涯的全盛时期。麦克阿瑟在他任军事总督之职的14个月期间，实行许多项自由化改革，创建了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根据他在法律方面的经验，改革了古老而残酷的司法制度。他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并奠定了建立军事机构的基础。

1901年7月，阿瑟·麦克阿瑟被解职调回国内。在其后的数年间，他在一些不为人所注目的岗位上供职，日俄战争期间曾在日本当高级军事观察员，后又获得荣誉晋升，当上了中将。1909年他退役隐居了。3年后，他在向一批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发表演说时，猝然逝去，时年67岁。

道格拉斯于1880年1月26日出生在阿肯色州的军营里。他从小接受着军旅生活的熏陶。他有两个哥哥：阿瑟和马尔科姆。后来年仅6岁的马尔科姆死于麻疹，只剩下他的大哥，即阿瑟“三世”。

在道格拉斯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从母亲的身上受到许多教益。懂得了对于该做的事情，不管个人做出怎样的牺牲，都要实现它。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她一次次地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成为“伟人”，使他树立起“命中注定”成功的坚强信念。

1886年，6岁的道格拉斯开始受正规教育。但是他的考试成绩只是一般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劣等生”。到1893年，道格拉斯在13岁时进入西德克萨斯军校，经过4年中学学习后，在学业和体育运动方面开始初露锋芒。直到结业，他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在1897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全校毕业生致告别词。他曾获网球赛冠军，并

爱好棒球和足球。在高中时期，他指挥的球队在防守上达到了固若金汤的程度，任何对手都未曾攻破德克萨斯军校队的大门。麦克阿瑟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这里是我起步之处。”

至此，道格拉斯在生活中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做一名像他父亲一样的军人。他的第一步是要进入美国西点军校。起初，道格拉斯的母亲想走校长的门路，保送他进入西点军校，但是遭到拒绝。于是他立刻投入了入学考试的准备，并发誓要考上西点。可能由于愿望过于强烈，致使他在考试前心情过于紧张，整夜辗转难眠，整日昏昏沉沉，状态极差。母亲见他这个样子便鼓励说：“道格拉斯，如果不紧张慌乱，你肯定可以取胜。你必须自己相信自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纵使不能取胜，你也会知道你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金榜揭晓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独占鳌头。

将门虎子 名扬西点

1899年6月13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入西点军校，时年19岁。这时的麦克阿瑟，英俊潇

洒，风流倜傥，被视为军校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小伙子。

刚入校的麦克阿瑟，很快投身于紧张而繁忙的各项训练之中。尽管这种磨练是艰苦而无休止的，但道格拉斯并未因此而懈怠。他把训练看成一种准备。这种准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功与胜利的关键。此后不久的一天，麦克阿瑟便经历了不同以往的特殊磨练——残忍的体罚。这或许是因为他父亲是当时的著名将领，或许人们都知道他的母亲住在军校旁的旅馆中，一些高年级学生便对他进行侮辱，并强行迫使他做单杠、下蹲、俯卧撑等练习，一做就是一两个小时，以至于有一天晚上他一阵痉挛便瘫倒在帐篷里。他不得不让同伴为他身下垫条毛毯，以免双脚因不住抖动而踢打地面而惊扰了别人。第二天，他又忍着浑身的酸痛像往常一样坚持训练。

此类事件并未因道格拉斯的沉默而有所减少，类似事件正不断在其他新生的身上发生，而且导致一名学员因受辱而自杀。不久，一封关于西点高年级学生欺负新生的匿名信送到了当时的麦金利总统手中。总统即刻下令着手调查此事。年轻的道格拉斯不情愿地成了主要见证人。

当麦克阿瑟接受调查人员的询问时，他采用了一种近乎轻描淡写的态度。他回答说：“我所受的侮辱，并不比其他新学员受辱的事件更严重，也不能说他们

有意伤害我。我也没有因为伤害而身体不适。”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想展示其博大胸怀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对自己受辱之事夸大其辞，因为他把这当作是有损于形象的不光彩的事，他所渴望得到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敬慕与崇拜。如他所愿，他赢得了同学的爱戴和校方的好感。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后来写道，他是一个应该受到重视的人，一个注定有远大前程的人。

通往象牙塔尖的光明之路在麦克阿瑟的脚下延伸着，而在这条路上所洒下的艰辛汗水又是那样的鲜为人知。在学业上，他比班上的任何人都更下功夫，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秉烛夜读。为了不影响他人的休息，他就用毛毯把床围住，以便有个供自己思维驰骋的天地。由于麦克阿瑟本人天赋极高，加之勤奋好学，思维敏捷，使他在众多的学员中脱颖而出，展示出非凡的综合能力。第一学年末，麦克阿瑟的成绩名列榜首。此后三年，由于他不懈努力，他的成绩在排行榜中高居不下，终以平均981.14分的优异成绩从西点毕业，这一分数几乎成为空前绝后，无人问津的最高记录。

麦克阿瑟善于在群体中树立自己的形象，竞争越激烈，他就越能脱颖而出。在西点期间，麦克阿瑟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学业上的高深造诣，同时他卓越的领

导才能也开始渐露锋芒。他曾经连续三年荣获同级学员中的最高军阶，至四年级时，已升至全学员队队长和第一上尉。在西点百年历史上，获此殊荣的屈指可数，仅有三人。从同学们的评价中，人们可以勾勒出麦克阿瑟当时的个性与风采：“他有一种领导风度，善于辞令”；“他是学员队中最有希望的学员”；“他下达命令时，你最好服从”；“你若了解麦克阿瑟，不是爱他，就是恨他，绝不可能只是喜欢”；“凡是与他有关的事，他似乎都能领先”；“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派”；“我们有许多人敬畏他”；“如果你想想今天的麦克阿瑟，你就可想而知他在学员时期的肖像了”。

1903年6月11日，西点军校举行1903届学生的毕业典礼。麦克阿瑟的父亲阿瑟“二世”也被邀请去参加典礼，并自豪地在主席台就坐。颁发毕业证书时，麦克阿瑟以第一名和第一上尉的身份第一个走上主席台从陆军部长鲁特手中接过毕业文凭，然后走到父亲面前，将文凭郑重地放在父亲的手上。子遂父愿，麦氏家族后继有人，父亲的欢喜不言而喻了。

西点，无论作为母校还是哺育他成长的温床，都给予了他无尽的“财富”。这财富便是智慧、勇敢和坚定不息的信念。自此，麦克阿瑟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前途渺茫，而这一步却是坚强有力的。

第二章 坦坦仕途

中尉挫锐 法战增辉

和所有从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一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按照西点传统，选择了工兵部队。那时，美国陆军还只有10万人，工兵是其中的精锐部队，而且晋升较快。在其后的9年中，他在陆军中的许多岗位上都工作过，但这9年的经历却不是一帆风顺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没有象他在西点军校那样一直能够保持住他所追求并已赢得的荣誉，而有过许多次盛衰浮沉。

1903年，道格拉斯从西点军校毕业时，捧到的第一个派职令，就是随工兵第3营一起被派到菲律宾执行勘测任务。其时，他父亲已离开那里而在旧金山负责太平洋岸的防务工作。

在菲律宾服务的一年内，麦克阿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协助勘测巴丹半岛。对这块森林茂密的山地的勘测，使他在日后与日军作战中大受益处。另一件是结识了两位刚从法律学校毕业的菲律宾青年。他们是曼努埃尔·奎松和塞吉奥·奥斯默纳，并同他

们结为挚友。而这两位青年竟先后成为菲律宾总统，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麦克阿瑟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904年4月，麦克阿瑟被提升为中尉。10月回国治疗在菲律宾期间所患的疟疾。这期间，日本和沙皇俄国正在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进行战争，即日俄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偏袒日本，并指派老将阿瑟·麦克阿瑟以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前往日本收集情报。1905年10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花了一年时间在旧金山治愈疟疾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委任：给他父亲当随从副官。但当他急匆匆赶到日本时，战争已经结束。父子两人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分析和估价日本的军事力量。在日本，两个方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方面是日本军事要员的残酷无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性格坚强和目的不可动摇；另一方面是日本人那种扩张的领土要求和势头。他们认为日本既然已经征服了朝鲜和台湾，势必要伸手去控制太平洋，称霸远东。

此后，父子二人受命把情报搜集的范围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从1905年11月起，他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先后巡察了远东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此行使麦克阿瑟大开眼界，受益非浅，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他后来回忆时说，远东对他

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所到之处与他息息相关，他由此得出结论：“我极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未来，以及美国是否生存下去都紧系于亚洲及其岛屿前哨基地。”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认识始终萦于脑际，而且愈加强烈。后来，在任西点校长期间，他下令悬挂亚洲地图，以便学员学习。从20年代起，他的名字始终同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方针多出于这种认识。

然而，这次巡察之后，他开始变得好高骛远和不切实际，这样他的命运注定要逆转了。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军旅生涯进入了危殆的不景气时期。1906年10月，他被选派到华盛顿高级工程学校进修一年。12月，他承蒙其父的部下、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贝尔将军的提携，作为兼职工作，被任命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低级副官。这期间，他沉溺于觥筹交错，眼花缭乱的官场之中，从而影响了学习，使他的成绩下降，名次排在马歇尔之后。该校校长温斯洛在有关报告中写到：“总的看来，麦克阿瑟中尉缺乏职业热情，他工作能力比在西点军校的履历表上所记载的相去甚远。”

后来，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他被调到父母的居住地——密尔沃基，给毕业于西点军校的贾德森少将当助手。当时，老麦克阿瑟将军因没有具体职务而处于

半退休状态，在家休养。这一次，他则由于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过多，以及在函授课程上费了大量时间，贾德森将军又对麦克阿瑟产生了不良印象。贾德森将军写到：“我认为，麦克阿瑟中尉在按照我的命令执行任务时，没有表现出推荐书中所列的优点。他所履行的职责无法令人满意。”

这些报告对麦克阿瑟的职业道路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 响。他又被派遣回原来的部队——第 3 工兵营，驻在利文沃思。这次，他却是在等级最低的一个连当连长。自此，他进入了人生最为失意的阶段。这时期，麦克阿瑟在利文沃思的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消磨了长达 4 年半的时间而毫无建树，曾经辉煌的军旅生涯日趋月下。有时年轻英俊的麦克阿瑟看上去垂头丧气，神经过敏，精神颓废。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他的母亲整日忧心忡忡，不得不亲自出马，四方奔走，想为他在其他领域谋到一份职业。她写信给西部铁路大王哈里曼，请他雇佣自己的儿子。此事麦克阿瑟事先一无所知。当哈里曼的助手找他谈及此事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并觉得自己的名誉遭到损害，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这件事。为了挽回声誉，恢复母亲的信心，他重整旗鼓，发奋工作，忠于职守，带士兵进行各项野战作业及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番努力终于扭转了连队落后的局面，他的上司开始另眼相看了，并

调他出任“第一流”连队的连长。他曾回忆说：“即使他们让我当将军，我也不会有这么高兴。”他又劲头十足地参加体育活动，成为上司眼中的全才人物。

1911年初，31岁的麦克阿瑟被提升为上尉。

此时，祸不单行，先是他母亲身染重病，病因还未查清，他的父亲便于第二年猝然离世。留下体弱多病的夫人独守空房。为了照顾好母亲，麦克阿瑟请求调到密尔沃基工作，被拒绝。之后他又要求调到华盛顿陆军部。在陆军参谋长伍德的帮助下，这一请求不久获得批准。

1912年麦克阿瑟到华盛顿陆军部上任。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参谋部的正式一员，并很快得到伍德参谋长的青睐。麦克阿瑟从此时来运转，在这里，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施展才华，并开始稳步向军界顶峰攀登。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大战之初，美国宣布严守中立。而到1917年4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威尔逊总统的对德宣战决议案。促使美国参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战争的发展逐渐危及美国的利益。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后，战局对协约国不利。一旦同盟国取胜，美国对协约国的债主地就会崩溃。二是大战已接近尾声，两大军事集团都已被严重削弱，这时参战可以在

战后的国际分赃中占一席之地，并且代价小。特别是这期间德国潜能多次击沉美国商船，也就成为美国参战的导火索。

很快，美国便组建了由约翰·J·潘兴将军任总司令的美国欧洲远征军。8月1日，年已34岁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远征军第42师的参谋长，并晋升为上校。由于这个师的兵员来自全国各地，所以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这个师也被命名为“彩虹师”。由于麦克阿瑟家族在军中的显赫地位和他本人高超的军事才赋，使得年事已高，不久就要退休的师长对他言听计从，他对麦克阿瑟放任不管，不加约束。麦克阿瑟显然成了该师支配一切的人物。通过麦克阿瑟的精心组织和训练，“彩虹师”很快被训练成为一支具有良好战斗作风的部队。经过两个半月紧张的组织 and 训练，25000人的彩虹师便登船开往法国，编入约翰·J·潘兴率领的美国远征军。在法国，该师经过进一步的训练和整顿，于1918年2月开进法国洛林南部防区的堑壕。这时正是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很快便成为远征军中最引人注目、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他着装与众不同：由于他拒绝戴金属头盔或防毒面具，因而头上只戴一项软帽，并且身着发亮的高领毛线衫，绑着闪光的裹腿，手拎着马鞭。新闻界很快便生动地称他是“远东军中

的花花公子”。彩虹师在洛林地区坚守了约四个月之久。这四个月期间内，战斗几乎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在法国，他第一次表现出超人的勇气是在2月26日夜晩。那天晚上他为了了解德军的战斗力而自愿参加了法国人的突击队。战斗残酷而激烈，最后大约有600名德国人被俘，其中有一名德军上校是麦克阿瑟用马鞭擒获的。由于在这次行动中的突出表现，他获得了首枚法国十字军功章和美国的银星章。在另一次战斗中，麦克阿瑟为了查清敌人阵地的情况，组织了一个夜间侦察小分队，并亲自随小分队一起行动。在前进途中，他们遇到敌军火力的猛烈射击，结果其余人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返回阵地。他坚信这是上帝保佑的结果。后来他又因作战英勇和沉着冷静而再次获得十字军功章和美国的优异十字勋章，还因中过毒气而获得紫心章（一种授予作战中负伤军人的勋章）。该师于6月21日撤离前线时，协约国的军团司令官表彰了麦克阿瑟对彩虹师的出色指导。这时，毫无英雄业绩史的彩虹师已成为英勇善战的部队。麦克阿瑟成为法国尽人皆知的英雄被认为是最引人注目，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麦克阿瑟也曾大无畏地对手下人讲：“整个德国还未造出一发能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彩虹师略作休整后，又于7月4日开回堑壕，配

属给兰斯附近前线的法国第4军。德国人把他们的精锐师都集中在这个地区，企图孤注一掷，最后夺取巴黎取得战争胜利。激烈的战斗在7月15日打响了。彩虹师以令人畏惧的勇敢和顽强投入了战斗。这时已被提升为准将的麦克阿瑟，头戴软帽，手拎马鞭，身着卡其布军装，进攻时总是第一个跳出堑壕，率领他的部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在战役中，麦克阿瑟还试用了一些新战术，如主动放弃第一道防线，诱敌进占，然后以重炮实施集中突击，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至8月5日会战结束，协约国方面夺取了战略主动权。而麦克阿瑟因作战英勇和指挥有方，又获得两枚银星章和一枚法国十字军勋章。

经过这次战役，彩虹师几乎伤亡了一半兵员。因此，战役结束后，该师后撤进行休整和重建，得到9000名新兵的补充。这期间美国远征军司令部中有些参谋对麦克阿瑟，凌驾于师长之上指手划脚感到不，也有的人主张解散这个师，把官兵分配到别的师去。最后彩虹师虽然住了，但麦克阿瑟被免除师参谋长职务，而改任该师第84步兵旅旅长。

9月末，协约国对德发起了大规模的默兹阿尔贡进攻战。42师配属给美国第5军，任务是攻占敌要塞——夏蒂隆山。一次在夜间麦克阿瑟严重中毒，几乎双目失明，但他拒绝去医院，坚持留在阵地。一天

晚上，第5军军长来到他的指挥部，对他说：“快给我拿下夏蒂隆，否则给我一份5000人的死亡名单。”麦克阿瑟坚定地说：“若拿不下夏蒂隆，你就把全旅官兵列入死亡名单，并把我的名字列在首位。”麦克阿瑟巧妙地调动兵力，连续组织进攻，一举拿下了夏蒂隆山，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在向他颁发服务优异十字勋章的嘉奖令中，有这样一段话：“麦克阿瑟在召集打散的部队和重新组织进攻方面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从而有可能获得胜利。在勇气支配一切的战场上，他的勇气是最有力的决定因素。”11月11日，德国投降，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之后几天，麦克阿瑟被提升为该师师长。

彩虹师在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该师在 frontline 224天，实际战斗162天，总伤亡人数达14683人，亡2713人。道路拉斯·麦克阿瑟毫无疑问地成为西点军校最杰出的学员，成为大战中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共荣获两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一枚服务优异勋章、七枚银星章、两枚紫心勋章，以及数枚法国授予的勋章。潘兴将军称赞他是“我们所有的最伟大的将领”。在他提任师长后，彩虹师的全体官兵送给他一个金烟盒，上面刻着：“献给勇敢的人们中最勇敢的人——全师赠。”

整顿西点 晋升少将

欧洲战事结束后，麦克阿瑟于1919年4月载誉回国。5月12日，他被召到华盛顿晋见新任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马奇是潘兴在法国时的炮兵主任。他本人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深知军校的弊端。他看中了麦克阿瑟敢想敢干的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因而任命麦克阿瑟为西点军校校长。当时，西点军校一片混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向法国输送军官，学员们都提前毕了业。在校生只有一年级学员，教程也被缩短为一年，使西点军校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短期训练班。学员素质低劣，酗酒闹事、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教学秩序一片混乱。西点的教职员工对这种状况极为痛心，大批辞职离校，使西点军校面临垮台的境地。佩顿·马奇对此深为不满。他对麦克阿瑟说：“西点军校已有40年的历史，要使军校恢复起来，重放光彩。”

1919年6月，麦克阿瑟正式就任西点军校校长。他一上任，就立刻下令对军校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调查研究。他认为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西点军校的任务应立即改变，以便为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培

养合格的军官。过去这场战争的规律只能作为未来战争规律的参考。在与校内外各种保守势力的斗争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1920年提出了改革西点军校的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办学目标，他还大胆地进行了以下改革。麦克阿瑟雷厉风行的作风、思路敏捷的判断能力，以及口若悬河的雄辩口才，威严的大将风度，很快赢得了西点人的信任和敬佩，从而也使他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麦克阿瑟是个自由主义改良派，他任西点军校校长直至1922年6月。在这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他的改革使西点获得了新生。一位传记记者这样总结说：“在麦克阿瑟的漫长人生历程中，人们一致认为，是他而不是任何别人，领导西点军校跨进迅速发展文化的世界，开始了现代军事教育。”的确如此，他在美国军事院校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努力，是他对建设现代军队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期间，他的个人生活翻开了极为复杂的一页。他出人意料地深深坠入了情网，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位令麦克阿瑟着迷的女人是一位富得使人难以置信的离婚寡妇，她的名字叫路易丝·布鲁克斯。这时她已35岁左右。

布鲁克斯的经历相当复杂。她生于纽约，出身豪

门望族。1908年曾嫁给一个富有的承包商，并生育了两个孩子。战争期间，他们在巴黎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并与当时在法国征战的潘兴将军结为莫逆之交。1919年，路易丝在巴黎与其前夫离婚，并回到国内为潘兴当办事员。一年后，她与麦克阿瑟在一次晚会上相识，并双双坠入爱河。

与此同时，潘兴将军在1921年受命接替佩顿·马奇的陆军参谋长之职。潘兴是保守的西点军校校友之一，他反对麦克阿瑟积极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所以，在接任参谋长之职后不久就断然作出决定：麦克阿瑟必须在学年结束之际离开西点军校。这一消息于1922年1月公诸于众，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宣布与路易丝订婚。这两件事惹得新闻界异常活跃，又重新提起昔日关于潘兴将军和路易丝的流言蜚语，猜测潘兴一脚把麦克阿瑟踢出西点军校，流放海外，是因为麦克阿瑟博得了这个女人的欢心。

1922年2月，麦克阿瑟与路易丝于14日的情人节结为伉俪。显然这场风波并未影响这一对未婚夫妇的关系。但是他们俩的婚事，却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婚礼，并搬出了西点军校，独自住在一家旅馆里。1922年6月麦克阿瑟忍痛离开了为之奋斗三年的西点军校，而到菲律宾执行海外勤务。实际上，尽管潘兴不喜欢麦克阿瑟的改革，而代之以

比较保守的弗雷德·斯莱顿将军接任西点校长，但由于大势所趋，斯莱顿上任后不得不保留甚至继续推行麦克阿瑟的改革路线。因此可以说，麦克阿瑟人虽离开了西点，但其精神和事业并没有离开西点。在斯莱顿的努力下，西点的名望日高。1927年，西点终于被美国大学联合会所承认。后来国会又批准其有权授予毕业学员理学学士学位。

1922年冬天来临的时候，麦克阿瑟安置好体弱多病的母亲，便携妻带子离开美利坚，前往马尼拉就任。故地重游，使他感慨万分。加之昔日老友相聚，畅叙别情，更增添了几分他乡遇故的愉悦之情。人地两熟，自然能配合默契，通力协作，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而路易丝则不然，过惯上流社会生活的她，留恋国内旋风般的社交活动，对这里单调乏味的生活感到十分厌倦，而且香闺寂聊，使得原本不安分的心又一次燥动起来，两人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

由于母亲病重，麦克阿瑟全家在1922年回到华盛顿。此时，老夫人病体初愈，已见大好。夫妻二人又马不停蹄返回马尼拉。就在同年，他的哥哥阿瑟因病去逝。麦克阿瑟成了家族中的唯一香火。

1924年，在潘兴将军离职前作出的最后决定是将麦克阿瑟由准将提升为两星少将。这或许与麦克阿瑟母亲从中做了大量游说工作有关。无论怎样，4

5岁的麦克阿瑟已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了。在晋升的同时，他又受命返回美国，担任第3军区司令之职，司令部设在巴尔的摩附近。这对于路易丝来说，自然不亦乐乎，又投身到结交政治名流和实业巨头的社交活动中去了。但这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是一段暗淡无光的岁月。他走上新的岗位后不久，就被指定为审理威廉·米切尔准将一案的著名军事法庭的法官。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他所接受的最令人厌恶的命令之一。

威廉·米切尔准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航空兵指挥官。他本人曾在麦克阿瑟的父亲手下服过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航空兵指挥官，战后任航空兵副司令。他极力主张空军独立于陆海军之外，实行统一指挥，认为空中力量可以决定战争胜负，呼吁政府以“空权论”代替“海权论”，并作为国家的安全政策。他的理论虽然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遭到陆、海军的强烈反对。而且由于他当众指责陆、海军的高级指挥官，因而激怒了上层人物。1925年9月，他受命前往华盛顿，去接受因离经叛道而进行的审讯。而在法庭上，米切尔把法庭变成了他宣传其理论的讲坛，使新闻界异常活跃，大张旗鼓地加以报道。

麦克阿瑟认识到，米切尔的案件非常敏感，弄不

好不是得罪步兵，就是得罪航空兵，以及分别支持这两派的国会议员。因此，他在审讯中尽量采取中庸的、不偏不倚的立场。

米切尔最终被判为有罪。麦克阿瑟虽然也认为其有罪，但力争为米切尔减轻罪名，因而米切尔最终没有被解职。米切尔对此感激不尽。然而，恰恰是麦克阿瑟是“迫害”米切儿的法庭成员这一事实，使得飞行员们转而反对他。这种敌视状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消除。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家庭生活一点也不安宁。路易丝对军旅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终于，他们因志趣不投而劳燕分飞，5年的姻缘以失败而告终，但路易丝却把离婚的责任推到“爱管闲事婆婆”身上。后来，路易丝又结了两次婚，每一次都以离婚而告终。

1927年，麦克阿瑟意外地被选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并亲率体育健儿参加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夏运会。1928年夏天麦克阿瑟又奉命前往马尼拉，出任最高军事职务——驻菲美军总司令。这使他能经常与老友在一起探讨美国的命运，虽然他们的见解有时并不一致。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届总统。由于麦克阿瑟与胡佛私交甚厚，他很快成为总统心中理想的工程兵部主任的候选人。这使他喜

忧参半，进退两难。一方面，麦克阿瑟早已垂涎于陆军参谋长一职；另一方面，又恐自己不识好歹，驳了总统的面子。最后，他孤注一掷，拒绝了工程兵部主任的职务。这时，华盛顿的一些显贵正在为任命他为参谋长而四处游说。其中不乏他的老上级和前岳父。

1930年8月，麦克阿瑟接到了总统发来的委任电：决定由他出任陆军参谋长。9月19日他返国上任，实现了其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他正式就任后，他的母亲深情地抚摸着他的肩章上光灿的四颗星，说：“要是你父亲现在能亲眼见到你该多好！道格拉斯，你实现了他的全部愿望！”

位居顶峰 志在强军

麦克阿瑟从菲律宾回国后，于1930年11月21日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领临时上将军衔，并搬进梅尔堡，1号公寓的豪华舒适的参谋长官邸。当时，他正好50岁，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年薪1.04万美元，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

然而就在这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历史

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美国经济也一片混乱，有100多万失业者，许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美国各地，到处盛传着共产党人正在渗透进工会、学校、教堂和宣传机构，鼓动示威游行，并准备发动革命。陆军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舆论关于节俭开支的众矢之的。似乎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削减军费。

陆军中再也找不出比麦克阿瑟更杰出的人来指引其渡过这一黑暗时期了。为了保护陆军免被削弱，他不知疲倦、机智地进行抗争。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国会的会议厅里，雄辩地抨击和平主义者，郑重地为陆军辩护。在一次典型的答辩中，他说：“任何要维护自己尊严的国家，都必须准备捍卫自己。历史证明了，曾一度声名显赫的国家，由于忽视国防而湮没无闻。罗马和迦太基何在？拜占庭王朝何在？曾一度是如此伟大国家的埃及又何在？垂死呼号之声不为世界所闻的朝鲜和满州何在？”他告戒国会，削减军官人数将严重危及国防。他说：“一支军队缺乏给养可能生存下去，少衣缺舍也无关紧要，甚至武器低劣也未偿不可，但若没有数量足够、训练有素的军官去指挥，那么战斗注定要失败……现役军官是整个军事力量的堡垒和基础，是教官是楷模，在紧急情况下便是全军的领导者。”在他的力争之下，削减议案终于被否决了。

由于他为备战进行辩护，批评者们称他是“大众

钱包无耻的掠夺者”、“盗贼”、“战争贩子”、“虚张声势的好战分子”。

由于大萧条像四处横溢的熔岩一样席卷了全国，越来越多的家庭破落沉沦。一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开始四处鼓动游说，要求立即补发国会法令规定的到1945年才能发给他们的退休金。

1932年5月，那些一文不名、饥肠辘辘的退伍军人纷纷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居住在肮脏的帐篷里。报纸、电视和广播把这次集会称为“退休金大进军”。

胡佛总统和麦克阿瑟虽然没有证据，但深信退休金大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暴乱分子，很可能酿成一场推翻政府的革命。胡佛命令麦克阿瑟使华盛顿地区的陆军处于待命状态，提前下发退休金的议案在参议院否决了。退休金大军中的一部分人打了退堂鼓，踏上归程，但还有1万多人坚持留下来。由于这些人一天比一天饥饿，呼声一天比一天高，7月28日，终于发生了混乱而激烈的冲突。警察向老兵们开了枪，当场打死两人，打伤许多人。胡佛下令用陆军部队驱散暴民。

麦克阿瑟确信政府处在真正的危险之中，极易被赤色分子取而代之，他决定亲率部队执行这项任务。他换掉便装，穿上装饰着一排排勋章的军装，佩戴四颗星的上将肩章，指挥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华盛顿大

街。那些曾在法国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兵们万没有想到，这位曾与他们共生死，同患难的麦帅，如今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巴顿的部队首先开入人群，刀劈棒打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紧接着，步兵也冲了上来。向人群投去了催泪瓦斯，一股股烟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街。深夜，巴顿率兵对这些老兵居住的大本营进行了最后一次毁灭性洗劫，点着了房屋，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而在这次被攻击的人中，有个叫约瑟夫的人正是巴顿的救命恩人。

老兵们很快便被驱散了，这次愚蠢的蛮干所幸的是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是，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掀起一片咒骂之声，麦克阿瑟也就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当时还是纽约州州长而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把他视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一个可以煽动人们向右转并夺取政权的法西斯分子——就像希特勒最近在德国的所作所为的那样。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开始在国内推行他的改革计划。尽管他与麦克阿瑟各执己见，但在工作能力上还是相互尊重，彼此欣赏。两人均系贵族出身，外表英俊。而在骨子里却保持着一种对抗关系。

作为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可谓是鞠躬尽瘁，是陆军的真正的保护神。1934年，政府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把陆军的开支减半补上财政亏空。这使麦克阿瑟大为惊愕。立即到白宫找到罗斯福，要求取消该项计划，并以辞职相要挟，最后罗斯福总统作了让步。此后，陆军军费稍有增加，但与德、意、日相比，还差距甚远。

1934年，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任期已满，但直到年底也没有找出合适的人选，罗斯福宣布麦克阿瑟继续任职。在麦克阿瑟不懈地力争下，美国陆军的军费开支增加了近1亿美元。第二年，麦克阿瑟正式离开他执掌了5年的美国陆军，走下圣坛。并由马林·克雷格接任其职。在麦克阿瑟离任之际，曾反对过他的潘兴将军对他作出了忠肯的评价：“对麦克阿瑟参谋长，我只有赞扬。他完全懂得为国防发展一支统一战斗部队的需要，他主张进步，但又不激进。他敢于直谏这一点很令人钦佩。由于他的参谋部处事英明，他赢得了陆军和全国人民的一致信任。”在职期间，由于麦克阿瑟对制定国防政策及加强国家安全的法律贡献卓著，而又获一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并获得了嘉奖。嘉奖令中这样写道：“他设想并发展了我国地面部队的四个集团军组织；设想并建立了航空队总司令部，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空防能力；他制定了一

项使陆军的战术、装备、训练和组织现代化的综合计划。”美国能在二战爆发时做好充分的战备工作，不能不说这是麦克阿瑟的心血换来的。

第三章 壮志难酬

缔造菲军 计划难行

1935年夏天，已经55岁的麦克阿瑟参谋长即将结束任期，但还差9年才到64岁的退休年龄。他面临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他曾经担任陆军的最高职务，若退位后屈就较低的职务，会降低他的身份，并会使他的继任者感到难堪尴尬。实际上，这样做会使他重演他父亲戎马生涯中最后9年的凄凉岁月。但是麦克阿瑟欣赏权势，喜欢迎难而上，渴望有职有权，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个问题由于菲律宾地位的改变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1935年11月，菲律宾将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结束美国的总督制，实行自治的联邦政体。麦克阿瑟的老朋友奎松将成为新联邦的第一位总统。麦克阿瑟因而被邀请去菲律宾帮助奎松管理联邦，并规划它们军事防御。麦克阿瑟立即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因为还有什么比帮助缔造一个新国家更好的途径来渡过这十年岁月呢？何况他还热爱菲律宾，而且麦克阿瑟这个名字在那里具有传奇色彩。罗斯福

总统同意他的安排，决定让他充当奎松的军事顾问，并保留其美国陆军的军籍。这样他不仅领取美国陆军的薪金，而且每年还要拿菲律宾政府给予的 3 3 0 0 美元的报酬和补贴。

麦克阿瑟在航程中结识了一位名叫琼·玛丽·费尔克洛思的年轻女士。费尔克洛思也被麦克阿瑟的魅力深深吸引，以致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原定到上海的旅行，而跟着麦克阿瑟一同前往马尼拉。但是旅途并不由此而变得完全浪漫和惬意，随同他一起前往菲律宾的麦克阿瑟老夫人身体越来越坏。在他们到达马尼拉不足两个月后的 1 2 月 3 日，8 7 岁的麦克阿瑟老夫人死于脑血栓。麦克阿瑟悲痛欲绝。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之间这么多年诚挚的亲密情谊结束了。”这期间，琼始终不离他的左右，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麦克阿瑟一行到达马尼拉后，奎松于 1 9 3 5 年 1 1 月 1 5 日就任菲律宾联邦总统。麦克阿瑟在其得力助手艾森豪威尔的协助下，很快拿出了组建菲律宾军队的计划。这一计划以瑞士军队为模式，即军队以少数常备职业军人为骨干每年在岛上各地训练 4 万名民兵，并计划到 1 9 4 6 年菲律宾正式脱离美国保护时，建设一支拥有 2 5 0 架飞机的空军和一支由 5 0 艘鱼雷快艇组成的海军。

在递上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麦克阿瑟当众夸

下海口：“截至1946年，我将把这个群岛变成太平洋的瑞士。届时，任何侵略者都必须付出50万人、3年时间和50亿美元的代价才能征服它。这些岛屿必须而且也能够守住。我是遵照上帝的旨意来到这里的。这是我的命运。”

但是，这个计划很快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和反对。在菲律宾方面，一些人对该计划每年需要巨额费用表示不满，认为这样会加重赋税；国民议会把麦克阿瑟的预算压缩到800万美元，大约是所需的一半。通过努力，麦克阿瑟将每个铜板都用在了这个计划上。这样，虽然他无法达到每年训练4万人的目标，但已相当接近。到1940年末，大约有13万5千人完成了6个月的现役和训练，并已解甲归民，而空军和海军的建设则相当不顺利。空军只有40架过时的飞机和100名飞行员，海军只有2艘从英国购进的鱼雷快艇。

1937年初，麦克阿瑟和奎松一道赴华盛顿游说。当时，罗斯福总统和主张实行新政的人对于奎松不断提出菲律宾在1938年12月31日完全独立的要求非常反感，以致于罗斯福拒绝邀请他到白宫去。而麦克阿瑟则竭尽全力劝说陆军部给予援助，并与罗斯福总统发生了一次尽人皆知的大辩论。但是，正如他回忆录中写的“我的话，被当作了耳旁风”。

除了公务外，麦克阿瑟借这次回国之机，还处理了两件重要的私事。一件是把他母亲的遗骨带回国内，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了却了母亲与父亲合骨的遗愿。另一件是在4月30日：他与琼·费尔克洛思在纽约市政大楼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度完蜜月后便携夫人一起返回马尼拉。

从这次招惹麻烦和徒劳无益的华盛顿访问回来之后，麦克阿瑟于8月6日接到参谋长克雷格的通知，要他在马尼拉服务时间满两年后(1937年10月)返回美国接受其他职务。麦克阿瑟大为震惊，不知所措。奎松也是如此。最后奎松许诺由麦克阿瑟出任菲律宾政府的军事顾问，领实际并不存在的菲律宾陆军元帅军衔。1937年11月31日，麦克阿瑟十分感激地接受了这一许诺，并正式退出他为之服务38年的美国陆军。失去美国陆军部的官职地位，意味着麦克阿瑟争取军援的反复要求已不再具有官方意义。其后两年，当日本巩固了其在满州的地位，并开始入侵中国大陆时，菲律宾的军事建设却犹豫不决，徘徊不前。

1938年2月21日，58岁的麦克阿瑟老来得子。琼为他生了个儿子。他们给儿子取名阿瑟。这是他们家族的第四个阿瑟，也是麦克阿瑟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因而他们的欣喜之情就不言而喻了。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这一年的12月，曾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竭诚辅佐他的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申请辞职回国。麦克阿瑟和奎松都竭尽全力挽留他，认为他回国的决定是错误的，在这里要比在美国作为一个无名的中校所能做的事重要得多。奎松甚至拿出一张已签了字的空白聘书让他自己往上面任意填写薪金。但艾森豪威尔表示“没有任何代价能够改变我的主意”。他说他的整个生命已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他的职业，他在前次世界大战中曾失去参战机会，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最后麦克阿瑟见实在挽留不住，只好放人。艾森豪威尔的这个选择后来证明是无比正确的。如果他不回国，他就不可能成为欧洲战场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更不可能成为后来的美国总统。

接替艾森豪威尔参谋长之职的是理查德·萨瑟兰上校。他毕业于耶鲁大学，1916年从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前才来菲律宾任职。他英俊潇洒，聪明过人，但为人冷漠，性情孤傲。他有着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但萨瑟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给他的上司挡驾，常常越俎代庖，做出本应由麦克阿瑟本人作出的决定。结果使麦克阿瑟几乎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人。

1941年，菲律宾对待防务的态度发生了急剧

变化。一方面，日本已和德国、意大利达成了“三国公约”，并于1941年春夏占领了印度支那半岛。另一方面，希特勒在欧洲大获全胜。这些促使华盛顿冷静地对待世界形势，重新制定了范围广阔的全球军事战略。根据这个战略确定的作战计划规定：如果日本发动战争，在远东要实施防御战略。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导致马尼拉和华盛顿采取紧急措施来加强菲律宾力量。

1941年夏秋两季，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7月，华盛顿下令将编制表上的12个菲律宾步兵团与美驻菲守备部队合并，并召麦克阿瑟服现役，领中将军衔，统管远东全部的陆军和空军，但不包括海军。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答应派更多的部队。另外，他还保证大大加强菲律宾空军力量：340架崭新的B-17和B-24轰炸机，130架崭新的P-40战斗机。这些大大地鼓舞了麦克阿瑟将军。以至于，他认为一旦发生战事，就要他执行退守巴丹半岛的“橙色计划”，未免太消极了，他认为日本人到第二年4月份才能发起进攻，到时他的地面部队可达20万人。因此他在10月1日报告中要求修改这个计划。他声称，他的部队已做好在滩头击退任何入侵者的准备，而无需在吕宋岛放“马后炮”，也不必撤到巴丹半岛。根据这个想法，他全盘修改了

那个早已发霉的“橙色计划”，并易名为“霓虹-5”。马歇尔在麦克阿瑟的热情感染下，于1941年11月21日复电同意这个新的作战计划。

但是到11月27日，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发出了警告：“与日本的谈判业已中断，日本几天后可能采取行动……”麦克阿瑟即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全时战备。建立在1942年4月基础上的“霓虹-5”计划，看来只是一厢情愿、难以施行。而麦克阿瑟却被自到菲律宾之后就从未有过的乐观情绪而影响和干扰了他的判断力。这时他手下只有13.4万人的部队，其中美军1.2万人，菲律宾军队1.2万人，菲律宾民兵1.1万人，而且菲律宾部队多数装备低劣，大炮寥寥无几，要筹建的空军只部分完成。

事实证明，这点力量是不足以完成任务的。但这不是麦克阿瑟的过错。别人谁也未像他那样为建设菲律宾及其军事力量而不屈不挠地奋斗过。考虑到在1941年夏季以前，华盛顿对他要求援助的请求一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他还可算是创造了奇迹。

首遭空袭 注定败局

1941年12月8日凌晨3时40分(马尼拉

时间)，一阵电话铃将麦克阿瑟从睡梦中吵醒。原来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处打来电话，告知他（夏威夷时间7日凌晨6时许）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正在遭到日本特混舰队的突然袭击，并告诉他说：“如果你那里在不久的将来遭到进攻，那是不会出人意料的。”麦克阿瑟听后惊讶地叫道：“珍珠港？它应当是我们最强大的据点！”放下电话，他匆匆穿上衣服，急急忙忙赶往司令部。一路上，他在想：“怎么会呢？那些矮个子的、宽裤管的、罗圈腿的日本鬼子会袭击了珍珠港？”他断然地相信，日本人必然是自讨苦吃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很快在西太平洋这样的大的范围内同时下手。这种错误的判断使他疏于戒备，错过良机，也反映出他致命的麻痹大意，轻视敌人的思想。当麦克阿瑟未到办公室时，他的助手们已在那里等他。由于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他们只有束手无策地等待着了。他们那里知道，美太平洋舰队已经完蛋了。日军从夏威夷时间7日6时开始的突然袭击，在持续两小时后，击毁击伤珍珠港内全部8艘战列舰，及其它10艘主要舰只，炸毁美机188架。

在这时，唯有远东空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及时命令他的飞行员进入战备状态。布里尔顿是在11月初来到菲律宾的。当他得知日本先发制人袭击珍珠港后，他便决定以牙还牙，攻击小日本的后方——台湾。而

这一想法很快被萨瑟兰将军否定了。现在看来，布里尔顿袭击台湾的计划也许是明智之举，它很有可能打乱日本人的入侵时间，从而扭转败局，使美军所处的劣势得以转机。因为那天台湾的气候十分恶劣，停在那里的400架日军飞机无法起飞，日本人深恐美国轰炸机从菲律宾赶来，而幸运的是空袭始终没有发生。

7时15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电告布里尔顿绝不能让机场上的轰炸机再受损失。由于攻击台湾的设想被再次否绝，布里尔顿的脑海里似乎是一片空白了。直到伊巴机场的雷达发现了一批异国的飞机朝吕宋岛来时，他才立即下令出动36架P-40战斗机进行拦截，并命令克拉克机场的飞机紧急升空以防不测。而日本飞机只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空中搔扰后便扬长而去了。

中午11点左右，飞行员们大都吃饭去了，此刻的吕宋岛呈现出一片涣散懈怠的景象。这是一系列错误中的最后一个大错误，它使吕宋岛在此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类似珍珠港那样的警戒间隙，只不过一个在清晨，一个在正午。

12点刚过，大批日机呼啸而来，突然袭击了克拉克和伊巴机场。机关炮喷着火舌，炸弹倾泻而下。几分钟内，日本人在空中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摧毁了克拉克机场的全部18架B-17，以及克拉克机场和

伊巴机场 72 架 P-40 战斗机中的 55 架。这真是天大的灾难。日本人只一次打击，几乎就消灭了麦克阿瑟赖以防守菲律宾的空中力量，赢得了入侵菲律宾的制空权，这实际上摧毁了他用这支力量轰炸入侵舰只和为潜艇编队提供空中侦察和空中掩护的能力。这样，菲律宾的命运实际上在这一次突袭后就注定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美军战斗机几乎消耗殆尽。麦克阿瑟不得不命令布里尔顿将剩下的轰炸机全部转移到澳大利亚。

这次失利，使布里尔顿招致了上司阿诺德将军的一阵臭骂：“真是活见鬼，像你这样有经验的空军指挥官怎么能在那么多警报后还被炸得措手不及呢？”布里尔顿深感委屈，恳请麦克阿瑟出面为其洗清罪名，麦克阿瑟十分愤怒，他一面慰劝布里尔顿，一面竭力为他辩护；对布里尔顿的批评之所以招致麦克阿瑟强烈的忿慨和注意，其中原因有二。一方面，他作为上级，体恤部队；另一方面，他深恐此事扩大而牵涉到自己，若是认真追究起来，他麦克阿瑟也难逃罪责。好在日本人接踵而来的进攻掩饰了他的失职行为。由于他较出色的领导了抗战，使他成为那里不可取代的第一把交椅。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像珍珠港海陆军司令那样，早已耻辱地销声匿迹了。

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的蓄意进攻……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下午4时，罗斯福佩带哀悼死难将士的黑纱，在对日宣战书上签了字。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

远东空军遭劫后不久，亚洲舰队也受到了攻击。该舰队司令托马斯·哈特上将是海军中战功卓著，声誉很高的将军之一。然而，在他得知远东空军的具体损失情况后，他绝望地意识到，潜艇支援陆军保卫菲律宾的计划也注定是要破产了。因为麦克阿瑟的空军已不可能提供有效的空中侦察和保护。所以原定的潜艇作战计划就被放弃了。在经过一番调动和部署后，用于保卫菲律宾的潜艇由原来的29艘减至22艘，这些潜艇统由哈特的潜艇部队司令约翰·威克斯指挥。威克斯是个缺乏组织能力和工作热情的人，他谨慎有余而勇气不够。因此，虽然投入这么大的潜艇力量在美国海军历史上是空前的，却没有多少战斗力。

在袭击了麦克阿瑟的空军和亚洲舰队之后，日军第14集团先遣队田中支队开始在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登陆。次日，营野及木村支队也从不同方向相继登陆。三路并进，向马尼拉包抄而来。麦克阿瑟正确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重要行动正是隐藏在这些小规模牵制性攻击之后。因此，他的主力按兵不动，等待时

机的到来。

麦克阿瑟的陆军分散于整个菲律宾群岛，准备实施“滩头作战计划”，在滩头阻击日军。在空中力量遭到巨大损失后，麦克阿瑟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勇敢的“滩头计划”的可行性，以使他回到原来的“霓虹-5”作战计划上来，并马上撤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如果这样，他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计划中最困难的两项任务：在巴丹半岛贮备粮食弹药和构筑牢固的防御阵地。但麦克阿瑟死抱住他坚持战斗的想法不放，认为不经战斗而撤退有损其形象和荣誉。或许，他还期待着什么奇迹发生：没有了飞机不是还有潜艇吗？美国最大的潜艇部队不是正在严阵以待入侵之敌吗？另外，一支护航舰队不是正从檀香山向马尼拉开来吗？罗斯福总统不是也亲自拍电报要相信援兵正在途中吗？

然而，这一切救援希望很快成为泡影。首先是在12月中旬，海军在得知日本在菲律宾海域部署有强大舰队后，命令支援马尼拉的护航舰队开往澳大利亚，以免遭日舰的拦截。这就意味着海军将不能完成计划中规定给它维持海上补给的任务，更谈不上护卫地面部队与敌舰进行决战了。海军的无所作为实际上已经宣告麦克阿瑟一切计划的破产。

接着是12月21日傍晚，日军主力一字摆开长

约 20 英里，向林加湾驶来。林加湾有宽阔的海滩，登上海滩，便是辽阔的沃野，便于坦克和其它机械化车辆发挥作战效能，直逼马尼拉。几十年来，军事专家大都认为，日本进攻吕宋，最理想的攻击地点便是西海岸的林加湾。战局也正是这样发展的。日军正在使用 76 艘运兵船，向那里集结日陆军第 14 集团军的 8 万战斗部队和支援分队。然而威克斯几乎是放弃了对林加湾的防守，几乎没有打几仗就溃败南逃了。整个亚洲舰队只击沉两艘运兵船。“这点损失对敌人来说，还不如天气对它们的干扰大。”麦克阿瑟勃然大怒，许多年后仍对此耿耿于怀。

正由于潜艇部队在保卫菲律宾的战斗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使麦克阿瑟陷入了硬碰硬的苦战之中。他手下的温赖特将军指挥部下 4 个师共 28 万人在滩头阻击登陆日军。由于缺乏训练，装备较差，很快损失了两个师的兵力。民兵们更是惊慌失措，一见到日本大兵，就丢盔弃甲，争先恐后地四散奔逃。麦克阿瑟目睹了菲律宾部队狼狈逃窜的情景，本应即刻退守巴丹，但他出于面子，却不执行这唯一的军事选择。从前线归来的麦克阿瑟立刻要求华盛顿增援空军，他警告说：若援军不到，整个太平洋将陷落。与此同时，美英首脑正在举行“阿卡迪亚”会议，通过了首先打败德国的决议，甚至于不惜放弃菲律宾的军事要地。

日军毫不费力地巩固了滩头阵地，并向吕宋岛腹地挺进，麦克阿瑟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危在旦夕。日军的企图已很明显了，他们意在实施南北夹击，将麦克阿瑟部队围困后，掐断补给线，一举歼灭。情况已十分危急，迫使麦克阿瑟不得不立即作出明智的选择，即退居巴丹半岛，实施“橙色”计划。这是唯一能减少伤亡，保存实力的办法。此时一向所向披靡的麦克阿瑟只得垂头丧气地撤离马尼拉。

受困巴丹 光荣南撤

1941年圣诞到来的时候，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饭店，已是上将的麦克阿瑟叫来副官，准备携妻带子向科雷希多转移。科雷希多是位于马尼拉湾入口处的小岛。它四面环山，隧道纵横，而且易守难攻，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处”。在这里，还可以直接观察到战场情况。

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设在高高的山顶上，这一显见的目标成了日本轰炸机的众矢之的，没几天，就被夷为平地，迫使麦克阿瑟将司令部移至马林塔隧道里。他一面着手进行退守巴丹的计划。一面不时地向战地

指挥官下令，力图将部队从日军的铁钳中解救出来。

退守巴丹的计划由温赖特将军奉命执行。在部队向巴丹撤退时，温赖特将军将从林加湾到巴丹岛的各条战线上，对南下的敌人进行阻击，这是整个撤退途中的关键。他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余部集合起来，沿途建起五道临时防线，边战边退，边攻边守，争取时间使工兵部队炸毁桥梁、设置路障、破坏道路、阻断交通，有效地推迟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同时掩护南线部队迅速通过马尼拉城进入巴丹，筑起防御工事，使部队有栖身之所，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类似“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计划。

退守巴丹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防御战役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而且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关键之所在。这使美军得以有机会松口气，休养生息，重新在澳大利亚组织防御。美国国内人心鼓舞，士气大振。麦克阿瑟则更是神气活现，得意洋洋。

然而，麦克阿瑟似乎是美得太早了。由于撤退命令下得太晚，错过时机，致使输送粮草的行动十分仓促。粮食储备不足，士兵们被迫将口粮减半。由于长时间忍饥挨饿，食不果腹，再加上疟疾流行，使得美军上下军心涣散。他相信，要想在巴丹坚持下去，必须争取足够的粮食和武器。于是，他不断地向华盛顿呼吁求援，但得到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事实上，

早已制定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的美军，把大批军事力量集中到欧洲战场去了，这无疑是对麦克阿瑟及其部下宣判了死刑。

但直到“东京玫瑰”电台播出美军大批运往欧洲的消息时，驻菲军队才大梦方醒。

虽然怒气难平，但首先还要稳定军心，麦克阿瑟用华盛顿欺骗他的方式来安慰士兵：千百架飞机正在调运……只要我们战斗，就会取得胜利。但无论他如何掩饰，士兵们都不难看穿这场骗局。他们钢盔上的“V”已不是胜利的标致“Victory”。而是做“炮灰”讲的“Victim”。麦克阿瑟被士兵们称为“麦克阿瑟狗”，并编成顺口溜，广为传唱。这未免有些冤枉了麦克阿瑟。他的家安扎在地面，爱妻幼子同他一道，时时刻刻冒着空袭的危险。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时，麦克阿瑟不是稳坐家中，就是跑出去看个究竟。有一次，子弹从窗户中呼啸而过，正恰打在麦克阿瑟身边的墙上，以致惊慌失措的副官连声说：“感谢上帝，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另外一次空袭时，他泰然自若地站在毫无防备措施的露天下，观察日军飞机的编队，在他身边的中士，摘下自己头上的钢盔给他戴上，就在这一瞬间，一块弹片飞来，正落在中士递过帽盔的手上。这使奎松总统写信给麦克阿瑟，告之他为了人民及军队的利益，不要再冒不必要的危险。但麦克阿瑟

把这视为己任。他强调：“‘领导’常体现在公开场合下的某种姿态中，在和平时期，这是平易近人的象征；在战争岁月里的领导就必须与部下共同分担突然死亡的危险，要与士兵结成患难与共的兄弟关系。”

2月中旬，日本军队在远东诸国及西南太平洋的几座岛屿上不断扩张，连连得手，在盟军方面，太平洋地区频频陷落，军队节节败退。这使盟军总部的官员忧心忡忡。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岛上指挥美军拼死抵抗，这一事实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在国家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如日中天。有关他的报道垄断了新闻报到的显著位置。一些国会议员视他为神明，力将其调回国任陆军最高统帅。

此时，总统和陆军部也在考虑麦克阿瑟的去向问题。鉴于目前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又面临严重威胁，为加强西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保住澳大利亚这一反攻基地，马歇尔和罗斯福一致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司令部并任命一位新的盟军总司令。这个人应该谁呢？马歇尔首先想到的是麦克阿瑟。罗斯福本来不怎么喜欢麦克阿瑟，甚至想象他已成为烈士，成了名符其实的美国英雄。但由于马歇尔的积极推荐，使他最终认为牺牲这位深孚众望的英雄，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值得，因此他接受了这一建议。谁知麦克阿瑟并不领情，2月20日他电告马歇尔：“我和我的家庭将与

守岛部队共存亡。”无奈罗斯福只得亲自致电。两天后，麦克阿瑟回电说同意撤离，但要求推迟日期，以免自己的离去造成军中的混乱。在此之前，麦克阿瑟甚至想到辞去职务，而作为志愿兵加入巴丹守军。他总是担心没有履行与守军们共存亡的诺言而有损形象。最后，还是萨瑟兰等人劝慰他改变想法：即当他指掌大权后，便可率援军卷土重来，光复巴丹。

撤退计划规定，所有的指挥官都乘潜艇离开。然而，这时麦克阿瑟则决定用另一种方法撤退。他决定用鱼雷快艇去冲破日军的海上封锁线，以证明冲破这种他认为是纸上的封锁是何等容易。这种撤退方法一旦成功，必然使海军陷入难堪的境地。然而，他的随员却吓坏了，都在设法说服他不要乘鱼雷快艇。可是麦克阿瑟决非别人所能劝阻的。

3月11日傍晚，PT - 41号鱼雷快艇开进了科雷吉多尔港。甲板上高高地堆着额外的汽油桶。麦克阿瑟那辆挂着四星徽章牌照的高级轿车很快开了过来。该向温赖特告别了，这是令人心酸的时刻。温赖特少将被麦克阿瑟指定为巴丹和科雷吉多尔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两个人握着手，麦克阿瑟说：“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我会很快回来的，能带多少部队就带多少。在这期间，你要守住。”然后他转身举起他的软战斗帽向科雷吉多尔致意告别。他看上去形容憔悴，面色

苍白。那双疲惫的眼睛扫视着这座被战火蹂躏的岛屿。此时大炮的轰鸣声犹闻于耳，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这是他为之奋斗而且付出巨大代价的一片热土，然而，他却要离它而去。麦克阿瑟此时的心情，恐怕是一言难尽了。

登上 4 1 号鱼雷快艇的麦克阿瑟，在黑夜中向南疾驶。由于月黑浪大，船身摇摆不定，很多人都晕了船，弄得狼狈不堪。麦克阿瑟后来称这是一次“在混凝土搅拌机里的旅行”，麦克阿瑟一行避开了日本巡逻舰的重重封锁，终于在 3 5 个小时后安全到达棉兰老的卡加延。棉兰老空军司令夏普将军为麦克阿瑟一行接风洗尘，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以示庆祝。

离开棉兰老，麦克一行又乘坐 B- 1 7 及 E- 4 7 飞机辗转飞往艾丽斯·斯普林斯，从那里改乘火车前往目的地——墨尔本。途中，麦克阿瑟向闻讯赶来的记者们发表了恺撒式的演说：“据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防线，从科雷希多岛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的反攻，其中主要目标之一是援救菲律宾，我出来了，但我还要回去！”

“我还要回去”成了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句名言和鼓舞士气的战斗口号。它被写在海滩上、涂在墙壁上、打在邮件上，日益成为将士们心中的寄托。

蒙难“君主” 重振旗鼓

麦克阿瑟乘火车驶进了墨尔本。当地群众把他当作救星一样来欢迎。华盛顿为表彰他在菲律宾的英勇行为，特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这是麦克阿瑟等了28年才得到的最高奖赏。在美国国内，这位“蒙难君主”成了光彩夺目的英雄。一些街道、场馆、建筑、孩子，甚至一种舞步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英雄。在这些荣誉和场面的背后，他忍受着可怕的烦恼和痛苦，这些则是公众所不了解的。

本来麦克阿瑟满怀希望地来到澳大利亚，希望能找到一支强大的陆军和空军，然后率领他们打回菲律宾，解救被围困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部队。然而他面对的却是微弱到连自身都处在危险之中的澳大利亚军事力量。麦克阿瑟沉默了，脸色变得死一样惨白，膝盖弯曲，嘴唇抽搐，伤感地低声说道：“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其后的6个星期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为消沉的日子。

首先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未告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在一份电文中称仍战斗在巴丹的温赖特为“美

国陆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华盛顿在耍花招：先使他离开他在菲律宾的部队，来澳大利亚寻找根本不存在的援助，而后从他手中夺去他在菲律宾的指挥权，交给温赖特。麦克阿瑟感到迷惑、气愤，向马歇尔提出了抗议。

此时，巴丹的形势日趋恶化。在麦克阿瑟踏上澳大利亚国土后的两个星期，日军便又发动了新的野蛮攻势。三天内，整个第2军就崩溃了。4月9日，金少将率领71.5万人的巴丹部队投降了。这是美军历史上缴械投降最庞大的一支队伍。

巴丹最终投降是麦克阿瑟早已预料到的，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还是感到震惊、迷惘，甚至气愤、沮丧。他强打精神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他的巴丹守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对于投降的部队来说，考验和苦难仅仅开始。7.5万名饥病交加、精疲力尽的俘虏兵，在烈日的暴晒和日军血腥的刺刀下开始了二战史中有名的“死亡行军”。这次悲惨的行军造成了7000多名战俘死在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中。

麦克阿瑟是在几个月后从日军战俘营中逃出来的几个美国兵那里得知“巴丹死亡行军”情景的。当时他流下了眼泪，发誓要报仇雪恨，要重返巴丹。从此，巴丹成了他一切行为的目的，成了他寝食不忘的圣地。

他把他的“吉思”号专机改称为“巴丹”号，把他的司令部代号也改叫“巴丹”，并命令他的参谋人员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的电讯。当他的部队在新几内亚的布纳取得第一次胜利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在巴丹阵亡的将士今晚可以安息了。”

现在科雷吉多尔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但保间还是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直等到5月5日，他才率部登陆。那时，罗斯福已经放弃了“决不投降的政策”。5月6日中午，温赖特为使藏于坑道的几千名伤员免遭一场屠杀，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日军举起了白旗。正如麦克阿瑟所忧虑的那样，保间要求温赖特命令菲律宾的部队全部投降，不然科雷吉多尔岛上的1.1万人就可能面临大屠杀。5月7日，温赖特通过无线电，命令整个菲律宾的美国部队全部停止抵抗。对这一结局，麦克阿瑟在暴怒之后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认为温赖特没有做最后努力，更不能原谅他下令全菲律宾的所有部队投降。但是像对巴丹陷落一样，麦克阿瑟对外并不愿说他部队的坏话，而是大加赞颂。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使人灰心到底似的，麦克阿瑟又受到一次打击。华盛顿曾让他相信他将任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指挥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作战。但随后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将太平洋战场分为两个独立的战区，即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前者由麦克阿瑟任

总司令，后者由驻珍珠港的切斯特·W·尼米兹上将军任总司令。此外，鉴于尼米兹的太平洋战区辽阔，又将其划分为北、中、南三个次战区，其中南太平洋战区单独成立了以罗伯特·戈姆利为首的司令部。这实际上是让他与一个资历不深的海军将领平分秋色、平起平坐。而他真正拥有的只不过是澳大利亚未经训练的少量部队。这实在不能让他容忍。他进而得出结论说，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我背后的华盛顿”。这一切使麦克阿瑟陷入了他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偏激和忧郁突发症。这段时期内，他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他的家庭上。不管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怎么想，华盛顿正在想尽一切办法给麦克阿瑟调遣人员和物资。

时运像是在捉弄麦克阿瑟似的，正当他精神颓废、垂头丧气的时候，北太平洋司令尼米兹上将却在太平洋上取得了两次重大胜利。一次是5月4日至5月8日，在澳大利亚北部岛屿群的珊瑚海中，为阻止日军企图占领澳大利亚前哨阵地的莫尔斯比港，进行了著名的珊瑚海战。这是二战中首次航母对攻战。虽然双方各损失重型航母1艘、重创各1艘，打成了平手，但这是日军开战以来首次遭到较大的损失，也是日军第一次未达成它的既定目标。这次海战，第一次显示了美军的实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

美军士气。另一次是6月4日，在北太平洋的中途岛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航母会战，一举击沉日军全部4艘重型航空母舰，一艘重型巡洋舰，而自己仅损失1艘航母。这一仗给日军航母部队以致命打击，使之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这次打击大大削弱了日本在海上肆意发动进攻的能力。事实上，正是由于珊瑚海战和中途岛之战使日军海军航空兵遭到了重大打击，带来了美国太平洋战略的大转折。

这时，麦克阿瑟拥有的军事力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善于打硬仗的澳军第6、第7师已经奉调回国，两个美军师第32、第41师已经开到。澳大利亚已开始征集10个陆军师，其中8个师已在训练中。空军力量还在稳步增长，在东北部的新的机场网，已使他的轰炸机离日军在所罗门、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的基地近多了。麦克阿瑟又重新振作起来。受尼米兹珊瑚海和中途岛胜利的鼓舞，麦克阿瑟在6月初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直接对日军在新不列颠岛的进攻基地腊包尔实施两栖登陆。

事实上，这个计划是根本行不通的。麦克阿瑟这样做的原因，一个是低估了日军，对作战形势过于乐观，另一个是出于与海军争夺太平洋战区的最高领导权。正由于出于后一种原因，才导致了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一场政治危机。海军上将金认为，太

平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海战，麦克阿瑟的陆军只能是支援部队。麦克阿瑟自然不会听从他人的摆布。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以坚定而又简明的语言作出决议：主要目标是腊包尔，不是用麦克阿瑟的迅速推进去占领，而是分为三个渐进步骤：第一步是在8月1日重新占领东南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及其附近岛屿。第二步是重新占领莱城、东北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其它岛屿。第三步是攻占腊包尔本身。第一步由尼米兹一方实施，第二步由麦克阿瑟指挥。麦克阿瑟对这项妥协方案是满意的。在这项计划中麦克阿瑟承担了分量最重的任务。他自认为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珍珠港和墨尔本的决策者们以狂热的情绪投入了工作。麦克阿瑟一方制定了以夺取腊包尔为目标的“车轮计划”，尼米兹一方制定了攻占图吉拉岛的“了望台计划”。然而这些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便由于日军在南太平洋新的攻势行动而搁浅了。

为夺取对澳大利亚北部和新几内亚的海空控制权，日军曾在5月初从腊包尔出发企图夺取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珊瑚海一战失利，使日军暂时放弃了攻击，但并没有放弃这个既定目标。不过，这次进攻将不是从海上，而是先在巴布亚半岛北岸的布纳和戈纳一带登陆，然后翻越山峦起伏、崎岖艰险的欧文·斯坦利岭，从背后攻占莫尔兹比港。为确保对珊瑚海

的制空权，日军已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正紧急修建机场，

盟军的指挥官们被迎头泼了盆冷水。尼米兹不得不放弃攻占圣克鲁斯群岛的计划，而代之以进攻瓜达卡纳尔岛(瓜岛)，并且必须赶在日军机场完工前。麦克阿瑟则必须放弃他企图实施一系列两栖登陆的进攻战略，而被迫进行防御，而且这次防御战的艰难程度，正像几个月前他在巴丹遇到的一样。

第四章 蛟龙入海

秘密武器 扭转局势

腊包尔的日军将同时在布纳和瓜达卡纳尔两条线上作战的情报，是由“卡斯特”密码破译分队提供的。“卡斯特”是麦克阿瑟的“秘密武器”，共有75名破译人员，拥有大量先进的设备，曾于1942年和麦克阿瑟一起被困在巴丹，但作为完美无缺的战争耳目，首先撤离了巴丹。这是离开巴丹半岛的最大一个独立分队和唯一的完整装备。如今它驻在墨尔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情报处的大楼里。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却连建功勋。尼米兹的珊瑚海战和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就是它的杰作。在行政上，“卡斯特”虽然受美国海军的控制，但它破译的日军外交文电和海上交通情报，每天都源源不断地送给麦克阿瑟。这将使麦克阿瑟几乎能够在每一环节上都胜日本人一筹。

但是麦克阿瑟说什么也不相信日军可能越过几乎难以逾越和崎岖不平的欧文斯坦利山脉，而且更不相信日军会有足够的力量对莫尔斯比港造成严重威胁。

正由于这些原因，莫尔斯比港的防御被严重地忽视了。

正如“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所准确预报的那样，日军始终在进行进攻莫尔斯比港的作战准备。7月22日，日军先遣部队占领了布纳的滩头阵地。这给麦克阿瑟来了个措手不及，这不但不能实现他进攻莱城和萨拉马瓦的计划，而且还要面临抵御进攻，把1167名日军赶出巴布亚的任务。

在日军先遣队的配合下，掘井的部队快速向南挺进，并于7月29日易如反掌地攻占了欧文·斯坦利岭脚下的科科达机场，然后又爬上丛林密布的山间小道直取莫尔兹比港。不管麦克阿瑟信还是不信，日军真的这样做了，而且是唱着歌从后面追赶向南逃跑的澳大利亚士兵们。这无疑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正像几个月前他在巴丹所遇到的一样。“我领导的事业已失败了一次，我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第二次失败。”麦克阿瑟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挽回面子。

当总司令部终于弄清布纳所处的危险境地和日军的真实企图后，麦克阿瑟立即命令善于打硬仗的澳大利亚第7步兵师开赴巴布亚。

在巴布亚发生这种令人忧虑的转折的同时，麦克阿瑟在他的陆、海、空军的最高领导层作了三个重大变动。其一是海军司令由一个精明强干和富于想象的拉尔夫·克里斯蒂接替，这倒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而其他两人，在将军的个人生活和职业上都将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成为他的左右手。这两个人，一个是接替空军司令之职的乔治·肯尼，另一个便是地位仅次于麦克阿瑟的56岁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

51岁的肯尼于7月下旬到任，其时正值麦克阿瑟处于布纳战役的早期阶段。他有能力，工作认真，精明强干，刚一到任就象一阵旋风似地整顿了他的司令部。并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了麦克阿瑟的完全信任。在经过短暂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后，肯尼完全掌握了他的部队，并开始运转他的战争机器，命令对腊包尔进行大规模空袭。当萨瑟兰试图修改这一计划时，他气愤地冲进这位自以为是的参谋长的办公室，用铅笔在一大张白纸上点了一个点，说道：“你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就这么一点点，而我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好比这张纸的其余部分。”并威胁道：“如果你不同意，咱们到隔壁找总司令，看看谁应指挥这支空中力量。”萨瑟兰不得不同意他的计划。8月7日，他派出18架B-17轰炸机对腊包尔进行了猛烈袭击。这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

56岁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赴澳洲前曾任西点军校总监。在澳大利亚的美第32师和第41师合编为一个军后，艾克尔伯格出任军长，但是，由于他还没有取得麦克阿瑟和萨瑟兰等“巴丹帮”的信任，

因而在到任后的整整 3 个月里都无所事事，一直坐冷板凳。看来，肯尼将军已经掌握了打破“巴丹圈”的办法，而艾克尔伯格则还不得要领，仍在圈外徘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到来是麦克阿瑟的一大幸事。看来，他真是要成为麦克阿瑟的又一“秘密武器”了。

这时，一种新的威胁出现了。“卡斯特”的密码破译人员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拉包尔频繁的报务活动，发现日军正打算在莫尔斯比港右翼的米尔恩湾实施二线登陆。那里有一个比莫尔斯比港还要好的良港，麦克阿瑟已经在那里开始修建他的三个机场。如果这些地方落在日本人手中，将是件灾难性的事件：日军轰炸机就可能威胁到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东北部、莫尔斯比港、瓜达卡纳尔等地新建的空军基地。从米尔恩湾出发，可轻而易举地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夺取只有 230 英里的莫尔斯比港。

这一次，麦克阿瑟相信密码破译人员了，并秘密地向那里增援部队。这样一来，日本人上当了。他们严重地低估了米尔恩湾的防御力量。8月25日，他们用 1500 人实施登陆，遇到了顽强而猛烈的地面抗击和空中袭击。四天后，他们有 770 人增援登陆，但也无济于事。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激战之后，日军命令残存的部队撤退，留下了 600 具尸体。

这次很少为人所知的战役可以说是某种里程碑，

是日军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被阻止在海滩上。这次胜利，像珊瑚海和中途岛一样，从根本上说又是“卡斯特”密码破译人员的胜利。但由于密码破译绝对保密，所以那些设计胜利蓝图的人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荣誉。

这时在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的第7师已经赶到，成功地将堀井富太朗亲率的部队阻止在莫尔斯比港背后20英里高的山脊上。麦克阿瑟开始制定反攻计划。他分兵三路：第1路从科科达小路追击敌人；第2路采用迂回战术，从莫尔兹比港以东翻越欧文·斯坦利岭，从背后切断日军的退路，将日军在回到布纳前合围在平地上；第3路从米尔恩湾沿巴布亚海岸向布纳进行侧面交锋。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尤其是第二条线，意味着盟军要像日军一样接受艰难山路的考验。

日军边打边撤，而参加合围作战的部队却经历了最艰苦的磨炼和考验：雨下个不停，山道泥泞，深水过膝，再加上皮肤病和蚊虫的叮咬，使本来就艰辛的长途跋涉变得更加漫长，这是一条比“该死的敌人”更“该死”的山道。士兵们精疲力尽，只得在丛林中爬行，这使他们的身体上长满了痛苦不堪的丛林疮。由于空投物资分散，补给又跟不上，导致行军速度减慢，未能合围堀井的部队，日军成了漏网之鱼，并与布纳守军部队会师。

11月14日，麦克阿瑟下令按照原计划执行。

第一和第三路分别由澳军第7师和美军第32师从北面及南面攻击布纳。领命而去的将士受初期胜利的鼓舞，士气高昂，可他们哪里知道，一场血战在等待着他们，这场可怕战争甚至要比欧文·斯坦利泥泞的山岭更令人诅咒！

11月16日，美军向盘踞在布纳的日军发起了总攻。部队分兵几路向各自目标靠拢。日军在滩头阵地修筑防御工事，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筑起地堡和机枪掩体，使任何的正面进攻都处于交叉火力网中，而从侧面进攻则会陷入泥潭，自取灭亡。不仅地理环境于美澳军不利，就是天时也来作对。持续的高温和连阴雨使部队近乎瘫痪。由于穿越丛林，涉过沼泽时，已耗尽了精力，如此一来，更是大伤元气，寸步难行，近乎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一危极时刻，麦克阿瑟想起了早已被冷落一旁的艾克尔伯格，指望他能像他的“秘密武器”而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奉命在澳洲训练41师的艾克尔伯格被请回莫尔兹比港。临别时，麦克阿瑟直接了当地说：“去拿下布纳，否则别活着见我。”

在恶劣环境中苦熬的前线将士们，由于疾病横行、食物不足而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根本没有打仗的念头和前进的动力，甚至于明知敌人躲在树背后，也不愿开枪射击。面对这种可悲的局面，艾克尔伯格立刻

进行了整顿，他先撤了以哈丁为首的一批平庸之辈，调整了指挥系统，重新部署了作战计划，改善后勤供应，补充了武器装备。

12月5日，兵精粮足的32师重新投入战斗。经过殊死拼杀后终于夺取了戈纳。但盟军只是在名义上夺取了戈纳和布纳，在布纳附近还有上万日军守在坚固阵地上。要最终把日军赶走还要有一段艰苦的过程。在此后的战斗中，几乎是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局面”。直到圣诞节后的1月3日，形势才逐渐明朗，1月22日，美澳军全歼尚未撤走的日军，使巴布亚战役很快宣告胜利。

在瓜岛方面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卷土重来，开始对瓜岛展开新的攻势。12月中旬，日军的进攻受挫，节节败退。死伤无数。这迫使日军做出停战决定。瓜岛战役随着日军的撤离而告结束。

瓜岛及巴布亚战役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转折点，日军由全面的进攻转入全面的防御。他们所损失的不光是日本将士的性命及其精锐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他们士气，而且就此一蹶不振，壮志难酬。战争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日军的顽强抵抗即深深地震憾了麦克阿瑟，要打败日本，并非如意料中那么“一推就倒”。而是需要动用全国人民的爱国心。

麦帅挥师 每战每捷

自巴布亚战役胜利后，麦克阿瑟一扫自巴丹失败以来的抑郁心情，精神大振。如今已是63岁的他，腰杆笔直，步履轻快。胜利的喜悦使他又恢复了以往的幽默感，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同记者们打趣、开玩笑。但在下属面前依然保持着那种可敬而不可近的姿态，冷淡而孤傲。现在他开始考虑下一步作战行动了，这一行动本来早在半年前就计划实施了。但经过半年多的布纳、瓜岛苦战，他开始变得信心不那么足了，认识到仅靠有限的兵力大胆地去夺取既定的日军据点是不够的。因而，他打电报给马歇尔，再次要求向西南太平洋方向增援部队。马歇尔也不再吝啬，他为麦克阿瑟派来了援军——陆军中将沃尔特·克鲁格，并由他任美第6集团军司令。该军团下辖部队除第1军外，还有威名远扬的第1海军陆战师。

1943年3月，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邀请，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派代表去华盛顿，商谈1943年太平洋战役的特种战术目标。肯尼和萨瑟兰代表麦克阿瑟去华盛顿。会议决定：主要目标仍是腊包尔。为了解决相互协同支援及作战时间等问题，4

月15日，哈尔西飞往布里斯班，同麦克阿瑟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见很快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哈尔西的骁勇好斗与麦克阿瑟的大将之风珠联璧合。经过了三天的讨论，他们制定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车轮”行动方案。该计划将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相继进行13次两栖登陆。

麦克阿瑟的整个作战计划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又经历了多次修改。首先是在8月中旬，美英两国的军事首脑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了代号为“四分仪”的会议。会议认为麦克阿瑟应当绕过腊包尔而置之不理，就是说“车轮计划”的终点将不是腊包尔，而分别是新不列颠岛的南部和布干维尔岛。腊包尔将被甩到后面孤立起来，使之失去作用，自行崩溃。在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首次会晤，讨论了盟军1944年战略计划。早在5月中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以为通往东京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海军金上将提出的在中太平洋逐个争夺岛屿，然后推进到台湾，最后夺占日本；另一条是麦克阿瑟提出的在西南太平洋，在重要目标的外围做跳跃式进攻，经过新几内亚、菲律宾、台湾、直指日本。这也就是所谓“蛙跳战术”。这次会议虽然重申了太平洋战区两路并进的方针，但又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太平洋。这样，如果中太平洋舰队进展迅猛的话，

就使他进攻菲律宾的行动失去必要性。麦克阿瑟感到非常沮丧。但这就逼迫他必须想方设法加快自己的进攻速度。只有加快“车轮计划”的实施速度，他才能够实现重返菲律宾的梦想。

经过6个月的作战间歇之后，麦克阿瑟于1943年6月30日发起了强大的“车轮”战役。这是战争史上最为复杂的一次军事行动。其作战线绵延近1000英里陆地和海域。投入作战的有来自许多国家的上万名士兵、飞行员、水手，数百架飞机、几百艘舰只和潜艇。这些部队形成两把巨大的钳子，旨在包围腊包尔：一支部队指向所罗门群岛，另一支指向新几内亚东海岸。

在右翼的所罗门群岛，哈尔西的两栖部队在未经直接火力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在新乔治亚岛登陆，并顺利夺占了滩头陆地。然而此后的进展受挫，使部队陷入了残酷的丛林战。哈尔西出动了全部的地面部队，与敌人进行逐点争夺战。经过10天的苦苦拼杀到8月5日最后拿下了这个坚固的要塞。哈尔西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科隆阿拉岛。但是该岛地势险恶，深沟高垒遍布其中。鉴于已被迫推迟近一个月，哈尔西唯恐再出现一次进展缓慢的局面。于是他决定跳过这座有重兵防守的岛屿，而在力量较为薄弱的韦拉拉弗拉岛登陆，并于8月15日轻而易举拿下该岛。被孤立在这

科隆阿拉岛的日军由于粮道已断，面临着被饿死的危险，不得不进行撤退，这样一举两得，使新乔治亚群岛完全掌握在盟军手中。接着11月1日哈尔西攻其不备，在布干维尔岛西岸的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并建立了坚固的环形防御阵地。

为配合登陆作战，11月5日和11日哈尔西两次出动航母舰载机对集结于腊包尔港内的日舰队进行轰炸，共炸伤巡洋舰6艘、驱逐舰4艘，使腊包尔成了日本的“小珍珠港”。至12月下旬，布干维尔岛上的美军已增至4.4万人，牢牢控制了该岛的西海岸。虽然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年春，但岛上残余日军已不构成威胁。

在西南太平洋左翼的新几内亚，克鲁格率领“白杨树部队”毫不费力地登上了基里维纳岛和伍德拉克岛接下来的目标是夺取莱城和萨拉马瓦，而莱城是首要目标。7月，麦克阿瑟命部队佯攻萨拉马瓦，以给日军造成假象。同时，他下令出动飞机对远近的日军机场进行猛烈轰炸。这一着果然见效，日军不得不调遣莱城守军从陆路进行增援，从而减弱了莱城的防御。9月4日清晨，在精过周密布署后，对莱城的进攻终于打响了。由于天公作美，大雾弥漫。莱城以东登陆的澳军第9师和美军第41师几乎未遭到任何抵抗。上陆后，他们便迅速向莱城推进。根据原计划，50

3伞兵团应在莱城以西实施空降，以助陆军一臂之力。这次，麦克阿瑟亲自督阵，与伞兵们一同登上了飞机，极大地激发了伞兵们的斗志。如梦方醒的日军调头返回莱城，但为时已晚。10日，澳军第7师开始从西面攻打莱城。日军被迫败走莱城。于15日全部撤到了北部山区。美、澳军在莱城胜利会师。麦克阿瑟也因此而获得了一枚空军勋章，以表彰他的大无畏精神。

占领莱城后，麦克阿瑟决定一鼓作气，提前实施下一步行动：进攻劳什港。澳军领命后，马不停蹄向前挺进，于9月22日在劳什港附近登陆，经过激烈战斗于10月2日拿下该地。这样，盟军基本上控制了休恩半岛，取得了进军新不列颠岛和向西跃进的跳板。

11月间，麦克阿瑟开始为攻占新不列颠做准备，这期间他撤换了平庸的原海军第7舰队司令，麦克阿瑟指定由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112师骑兵团来完成这次任务，任命有丰富海战经验的原北太平洋部队司令金凯德海军中将为他的第7舰队司令，极大地加强了他的海军力量。12月15日，112骑兵团在新不列颠南部的阿拉维登陆成功。26日，第1师在西部的格洛斯特角登陆，在这里，他们在泥泞的沼泽中与日军苦战了三天，以阵亡300人，伤1000人的代价，才在那里站住脚跟。这次战斗是美国海

军陆战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丛林战。

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部署，“车轮行动”的下两个目标分别是卡维恩及马努斯岛。卡维恩是军事要地，为此，哈尔西的空军一直对该地进行空袭，但未能奏效。2月24日，据派出的侦察机报告，在洛斯内格罗斯岛上没有发现什么活动，机场被废弃，人迹杳无。于是，麦克阿瑟决定：在29日，由组成1000人的侦察队对洛斯内格罗斯岛进行一次“火力侦察”。如果这次突袭取得成功，那么进攻马努斯岛就更容易了，而且可以将原计划整整提前一个月。麦克阿瑟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冒险行动。但是到28日，克鲁格的侦察兵报告说，岛上的日本兵象“蚂蚁一样多”。这给麦克阿瑟泼了一瓢冷水。但是麦克阿瑟坚定不移地要进行这次“赌博”。

2月29日，细雨霏霏，侦察队在飞机、军舰掩护下在洛斯内格罗斯岛后方登陆，并很快占领了机场。守岛日军惊慌失措，马上组织反攻。执意要亲临战场的麦克阿瑟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上岸巡视。他视察了围绕机场刚刚建立的环形防线，认为这里可以守住，然后立刻下令调遣援军，并命战地指挥官蔡斯要死守阵地。蔡斯不负重望，成功地固守了阵地，随着援军的到来，日军反攻为守，两周后，即全部撤离。同时，克鲁特的强大部队在马努斯岛登陆，并很快肃清了岛

上的日军。此役，4000多日本守军除75人被俘外全部被击毙，美军亡326人，伤1189人。

麦克阿瑟终于赢得了这场“赌博”。他的果断和机智再次博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新闻界的一致赞扬。甚至连素来与麦克阿瑟不和的金上将也称之为“绝妙的一招”。

麦克阿瑟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胜利，缩短了“车轮行动”的日程。那里的港口和机场足以提供下一步行动所需，而无需再去占领卡维恩和新爱尔兰岛了。3月中旬，哈尔西命令其部下绕过了卡维恩，夺取埃米拉。3月20日，他的部队顺利完成了该项任务，一周后，日军彻底放弃了布干维尔岛，从而给持续一年半之久的所罗门战役划上了休止符。这样，到1944年初，在盟军“车轮”的迂回滚动下，10万日军被封锁在腊包尔和卡维恩而“自生自灭”。

千里跃进 锋指莱特

在布里斯班，麦克阿瑟开始酝酿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根据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的目标，麦克阿瑟在完成“车轮”计划后将沿新几内亚北岸向西

推进，第一个目标是120英里以外的汉萨湾和韦瓦克地区。麦克阿瑟获悉，日军正准备在荷兰蒂亚建立新的防御工程，并计划向北处增援兵力。若该项计划得呈，它无疑成为麦克阿瑟西进道路上的又一个腊包尔！面对新情况，麦克阿瑟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回避汉萨湾和韦瓦克，直取500英里外的荷兰蒂亚，若能拿下该处，即可打破日军的行动计划，断其后路，使西进时间提前几个月。但由于这一步跃得太大，超出了肯尼多数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唯一办法是使用尼米兹的航空母舰解决空中支援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该项计划，同时要求尼米兹停止对卡维恩的攻势，转而全力支援麦克阿瑟在荷兰蒂亚的行动，并于6月开始依次进攻马利亚纳·帕劳及棉兰老岛。至于此后是进攻台湾还是吕宋则留待以后再定。

3月25日，尼米兹应邀来布里斯班与麦克阿瑟进行会晤，受到了热情接待。次日，开始正式会谈。尼米兹提出他对荷兰蒂亚进攻战的支援将分两步进行：先由航母袭击帕劳群岛及加罗林群岛，然后返回马绍尔群岛补充给养，再驶往荷兰蒂亚加入战斗。麦克阿瑟欣然同意，并许诺将出动轰炸机配合行动，以保证航母的安全。

为实施在荷兰蒂亚的登陆，麦克阿瑟再次起用了

在布纳一战之后一直受冷遇的艾克尔伯格，命他担任此项任务的“白杨树部队”的指挥官。登陆地点初步定于荷兰蒂亚两侧的海湾，同时在荷兰蒂亚和韦瓦克之间实施小规模登陆，阻断敌增之路，并由海军提供海上支援。

这期间，麦克阿瑟还在汉萨湾和韦瓦克制造了一系列准备登陆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他命令部下泄露假情报，投放照明弹、降落伞，在海滩上遗弃橡皮艇，好像有侦察部队在那一带活动。同时，肯尼只对汉萨湾和韦瓦克等地进行空袭，以使日军相信他的 P-38 远程战斗机飞不到荷兰蒂亚。这些欺骗活动进行顺利，日军是真的上了当。

3月底，肯尼的大规模空袭开始了。在 P-38 远程战斗机掩护下，200架次轰炸机对荷兰蒂亚几个重要机场进行了3次猛烈袭击。几乎摧毁了日军在这一地区的所有空中力量，并使这一地区的机场设施、弹药基地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使荷兰蒂亚成了日军的“克拉克”，报了麦克阿瑟战争初期在菲律宾的一箭之仇。一切已按计划准备就绪，只等麦克阿瑟表演他的“大蛙跳”了。

太平洋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两栖行动。庞大的舰队从新几内亚西部的基地出发，向北迂回这支舰队行驶到目标以北的海域后，掉头向南分别朝荷兰蒂亚、艾

塔佩驶去。4月22日晨，一路袭击了荷兰蒂亚，另一路袭击了艾塔佩。突袭取得了完全成功。日军执勤部队正在吃早饭。当看到美军上岸后，他们丢下饭碗向大山里逃去。登陆4小时后，麦克阿瑟乘登陆艇上岸，巡视战场，并拿出了冰镇巧克力汽水招待大家。第二天，麦克阿瑟又巡视了艾塔佩，一呆就是8个小时。为防止距艾塔佩100英里远的威瓦克日军第18集团军的反扑，麦克阿瑟命克鲁克增援艾塔佩，并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

27日，麦克阿瑟在回布里斯班之前，命艾克尔伯再提前向西跃进125英里，夺取瓦克德萨尔米地区。5月18日，艾克尔伯格派出“旋风特遣部队”，出奇制胜，很快拿下了该地区。这次战斗麦克阿瑟只损失400人。一周后，工兵部队重新修整了那里的机场，以供重型轰炸机使用。

而在这期间，日军第18集团军的部队真的从威瓦克向西进攻“白杨树”部队的防线了。后来，经过几个月的丛林战，日军崩溃了，参战的2万人几乎损失了一半，美军伤亡了3000人。克鲁格终于在8月25日控制了局势。但威瓦克直到1945年5月10日才被占领。

瓦克德岛攻占后，麦克阿瑟决定马不停蹄地向西跃进，夺取距瓦克德西北180英里实珍群岛中的比

亚克岛。比亚克岛是一个奇怪的岛子，岛上的地形起伏，长满了热带丛林，到处是蜂窝状的多层洞穴。由于其上面有三个机场它是乌头半岛的天然屏障，因而该岛无论对美军还是日军都是至关重要的。

5月27日，麦克阿瑟发动了比亚克岛登陆战。为配合登陆，他命令飞机和军舰先行一步，扫平道路，然后富勒领导的41师从岛的南面上陆。因为日军只予轻微抵抗，所以美军很有点像上次在荷兰蒂亚登陆一样，有一种“郊游”的味道。但“郊游”很快变成了恶梦，日军突然从附近的洞穴向他们射击。显然日军采用的是诱敌深入的打法。此后几天，美军几乎停滞不前。麦克阿瑟不得不临时换将，由艾克尔伯格替下了富勒。

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迅速推进，及潜艇越来越紧的海上封锁，使日军大本营大为惊恐。为阻止盟军这种肆无忌惮的推进，他们立即着手制定了所谓的“阿号”作战计划：集中全部日本海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诱使美军进入帕劳和新几内亚的海域，与之一决雌雄。5月上旬，日军开始在塔威塔威岛、达沃岛和棉兰老岛集结舰队同时加强决战区域包括比亚克岛在内的空中和地面力量。美军在比亚克岛登陆，对日军完成“阿号”计划形成威胁。于是丰田下达了反登陆和对比亚克实施增援的“浑号”计划。在日本海军调兵遣

将之际，美国派出了所有舰支，对这伙援军进行追击骚扰。日军慌忙返航。6月7日，企图再次增援的日军，在麦克阿瑟的海空夹击下，终于放弃了“浑号”计划。10日，日军重新调动布署，出动了包括两艘超级战列舰在内的庞大编队向南驶来。与此同时，尼米兹第5舰队开始向比亚克外的塞班岛进行登陆前的预先火力准备。日军此时才大梦方醒：美军的真正目标不是帕劳而是马里亚纳。

6月15日，尼米兹在中太平洋开始了他的马里亚纳之战。他们首先在塞班岛登陆，经过近一个月的殊死拼搏后，占领了该岛，而后又先后控制了关岛和提民安岛。接着，美、日舰队在中太平洋的菲律宾海域内进行了一场大海战，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死亡近6万人，美军亡5000余人，并以日军的“阿号”计划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次战役突破了日军内防御圈，切断了日本与南方资源地的联系，给日本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对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带来决定性影响。

由于马里亚纳之战大大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使麦克阿瑟进攻比亚克岛的行动减轻了压力。艾克尔伯格亲自挂帅，率部下用火焰喷射器将日军逐出山洞，然后消灭。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才停止抵抗。这次战斗，日军有7000余人被打死，200余人被俘，美军亡400人，伤2000余人，艾克尔伯

格因此而被提为第8集团军司令。

在比亚克岛酣战之际，麦克阿瑟为了与尼米兹抢时间，加快了进攻速度，展开了与尼米兹的竞赛。7月2日，他下令部队向西再跳70英里，于农福尔岛登陆，既而又于7月30日登上了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个盘踞点——鸟头半岛，占领桑萨波尔，这标志着新几内亚战役的结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麦克阿瑟运用蛙跳战术，冲破敌人层层防线，向西跃进了1800多英里，北进了100英里，距棉兰老只有500英里了。

随着麦克阿瑟控制新几内亚，尼米兹夺取马里亚纳，蒙巴顿进军印度支那，日本在东南亚已是三面被围之势，最后击败日军的时刻就要到来。6月12日，马歇尔在视察了欧洲战场后，指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要他们直接攻下台湾，从而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麦克阿瑟认为这样过于冒险。出于感情与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他重申了先打菲律宾的计划。此时，日本正大力加强重点目标——帕劳、棉兰老的防御，进攻这些岛屿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尽管如此，麦克阿瑟还是铁了心要打菲律宾，并向华盛顿提交了“滑膛枪手”的计划。这次复杂而详细的两栖作战计划原则上得到尼米兹的同意，但在某些细节上他还不敢苟同。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罗斯福只好亲自出马了。在三方聚首

的高级会议上，尼米兹首先提出攻占棉兰老后绕过吕宋直取台湾的计划。麦克阿瑟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意味着他的部队都要交给尼米兹指挥，无异于交出自己的指挥权。当总统问道：“道格，我们从这里再往哪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莱特岛，总统先生，然后吕宋。”接着，他充分发挥了善于辞令的长处，从战略上、政治上、心理上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的理由。他再次强调对忠诚的菲律宾人所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认为当初如果尽一切力量增援巴丹，菲律宾就不至于沦陷，也就能煞住日军南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势头。如今，解放菲律宾已成为可能，若再度放弃则是不可宽恕的。何况在吕宋岛上还有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和妇女儿童在等着解放呢？

他还告诫说，美军在台湾登陆不可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协助，因为日本在这里已统治了半个世纪。菲律宾的情况不同，当地的游击队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后，麦克阿瑟以其雄辩的才能占了上风。不但总统被说服了，而且也说服了尼米兹，后者同时答应给予必要的海上支援。会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但在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而海军上将金还是认为进攻台湾可以缩短战争。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会议在是否进攻吕宋的问题上仍悬而未决，但同意了麦克阿瑟攻占莱特岛的计划。并决定把

尼米兹的部队交给麦克阿瑟，以便尽快全面进攻莱特岛。

第五章 重返菲律宾

血战莱特，晋衔五星

在荷兰蒂亚山坡上的新寓所里，麦克阿瑟聚精会神地考虑着即将来临的莱特岛战役。由于莱特位于日军机场网的保护中心，而又距美军陆上航空基地500英里，因而这次大规模行动完全依赖于海军的作战行动和与海军的作战协同。这将是指挥作战以来最复杂、最庞大和最困难的行动。据情报部门估计，莱特岛上有2200名日军，其中包括曾在巴丹半岛上作战的战斗力和很强的第16师。这个师曾导演了“巴丹死亡行军”惨剧。此时，日军大本营已判定美军的下一个主攻目标是菲律宾，然后是台湾、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为此，大本营制定了“捷号”作战计划，准备随时集结一切力量进行决战，挫败美军的进攻。其中，在菲律宾方向的决战为“捷1号”。

9月21日，麦克阿瑟签发了进攻莱特的战役计划。根据该计划，登陆行动将由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的20万人来实施。金凯德的第7舰队，包括尼米兹调给他的舰船共700余艘，负责运送和保护任务；

哈尔西的第38特混舰队将提供空中保护和支援。这将是太平洋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入侵部队和登陆行动，其声势堪与4个月前的诺曼底登陆相比。麦克阿瑟把进攻莱特的地面作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规模的先遣登陆，夺取位于莱特湾的一些小岛，第二阶段在杜拉格到塔克洛班之间发动主要攻击，并向莱特各地进军；第三阶段完全占领莱特与萨马湾南部；第四阶段则占领萨马岛的其余部分，完全控制菲律宾中部。

9月27日，尼米兹也签署了“8—44作战计划”，规定哈尔西的主要任务是“在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占菲律宾中部的作战中给予掩护和支援”。但又要求哈尔西在“一旦出现或可以创造消灭敌舰主力的机会，消灭敌舰队就是你们的主要任务。”这样，哈尔西的任务既包括了“掩护”，也包括了“消灭”。哈尔西更喜欢“消灭”任务。

10月10日~15日，麦克阿瑟的庞大的两栖部队从荷兰蒂亚和马努斯出发，踏上征程。麦克阿瑟在10月14日和琼告别时说：“我不回来了。”他的意思是他将一直在前线作战，并留在那里。

10月20日，天刚放亮，金凯德的战列舰就打响进攻莱特的第一炮。很快，整个海岸线成了一片火海。南、北两栖登陆部队，只遇微弱的抵抗就占领了

滩头阵地。

下午1点多，麦克阿瑟换了一套新的咔叽布军装，头戴战斗帽，鼻梁上卡着一副墨镜，手里拿着那只玉米芯烟斗，和流亡的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以及萨瑟兰、肯尼等司令部人员、新闻记者，乘两艘登陆艇一同向红滩驶去。登陆艇离海岸越来越近。在离岸还有几十米的地方，麦克阿瑟等人跳进齐膝深的海水，向岸上走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情景之一，它向全世界表明麦克阿瑟终于实现了他的诺言。麦克阿瑟也认为从登陆艇到岸上只有几十步，“但却是我有生以来意义最深长的脚步”。

上岸之后，麦克阿瑟到处巡视情况。由于日军还在不断开枪射击，地面下还埋有地雷，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安全。麦克阿瑟却镇定自若地说：“炸死我的地雷还没造出来呢！”他不时地与战地指挥官聊天，或招呼菲律宾总统。这时，通信兵在滩头架起了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准备由麦克阿瑟和奥斯梅纳发表广播讲话，通过数个频道传向菲律宾各地。下午2时，天开始下起雨来。麦克阿瑟站在雨中用充满激情而略带颤动的语调对着麦克风讲道：“这里是自由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麦克阿瑟将军。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团结在我的周围，为了你们的家园和家庭，战斗！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战斗！为了你们神圣的死难者，

战斗！让每个手臂都坚强如钢，去争取正义的胜利！”这一番慷慨陈词，使他博得了举国上下的感激之情和无限忠心，使他成为日本铁蹄下的菲律宾人民的救世主。

两天后，麦克阿瑟的部队占领了塔克洛班。10月23日，麦克阿瑟和奥斯梅纳一行人在省议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菲律宾政府复位的正式仪式。麦克阿瑟向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宣布，菲律宾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了。他的讲话很短，但每一句话都招来众人的热烈欢呼。随着，军号吹响，美国国旗和菲律宾国旗同时升起。

就在23日这一天，美日舰队在莱特湾开始了一场历时4天的大海战。这场大海战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而言，在世界海战史上是空前的。

根据“捷1号”作战计划；日军海军分为5个主要战斗群。在这次大海战中，日本内海战斗群担任佯攻任务，其目的是要把哈尔西的第3舰队诱出莱特湾，从而使其无法保护滩头阵地。在新加坡的3个战斗群承担主攻任务，其中两个战斗群在日本内海战斗群得手后，便进攻莱特湾的金凯德。第三个战斗群将护送运兵船队从马尼位向棉兰老运兵，在莱特岛的背后登陆增援。

两个主攻舰队均以战列舰为核心，第一支被美军

称为中央舰队，第二支被称为南部舰队，它们于10月22日离开文莱。23日晨，中央舰队在巴拉望岛的东海域被克里斯蒂的两艘潜艇发现，并被击沉两艘重型巡洋舰，击伤一艘。这时发现了日军的中央舰队，于是哈尔西先后命令出动5批飞机对中央舰队进行轮番攻击。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中央舰队的“武藏”号，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战列舰，在被击中17颗炸弹和19颗鱼雷后终于沉入海底。其余4艘战列舰也被击中。下午，中央舰队被迫西撤。然而在傍晚前，又悄悄的折回，再次向莱特方向驶来。

而在傍晚，误认为中央舰队已经西撤的哈尔西，又得知日北部舰队在吕宋岛东北海域出现。由于这是日军的航母编队，正是哈尔西接受的“消灭”任务的对象，于是他决定出动全部特混大队北上迎击北部舰队，而连一艘军舰也未留下。而金凯德则以为哈尔西会留下部分舰只以保障莱特北翼的安全。所以他几乎把所有作战舰只都集中到苏里高海峡方向，准备在夜间伏击南部舰队。这样正当第7舰队在南面追击南部舰队时，日中央舰队则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悄悄来到萨马岛以东海域。当金凯德获知此情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停止追击，并迅速回防莱特湾。这时，金凯德脆弱的第3护航航母编队的6艘航空母舰及7艘驱逐舰将单独与日军强大的中央舰队作战。

7 时许，中央舰队开始攻击。脆弱的小型航空母舰完全被打得措手不及，快速向聚集金凯德战列舰的方向逃逸，并派出飞机和驱逐舰反击。这是美军战史上最勇敢的海战之一。飞机和驱逐舰完全压制了中央舰队，使之队形大乱，以致中央舰队将小型航空母舰误认为是哈尔西的快速航母，而将驱逐舰误认为重型战列舰。由于没有得到其他舰队的消息。而且担心美军其他增援舰只正在驱来，中央舰队午后不久便停止了进攻，而全速北撤了。这使莱特湾的每一个人都大感惊奇。这时，哈尔西的特混舰队在击沉北部舰队全部 4 艘航母后，从北部方向赶来。中央舰队又损失了一艘巡洋舰，但其他舰只都逃掉了。小型航母也并未因此而摆脱困境，那一天又遭到从陆上起飞的“神风队”自杀飞机的攻击。“圣艾欧号”被击沉，其他舰只受重创。至此，莱特湾大海战宣告结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海战中，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损失 4 艘航母、3 艘战列舰、10 艘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美军仅损失 1 艘轻型航母、2 艘护航航母、2 艘驱逐舰和 1 艘护卫舰。日本海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再也组织不起一支像样的舰队了。

对于金凯德而言，这次战役好险。好在依靠上帝的庇护，终于获得胜利。这样，海上的威胁已解除了，但陆上、空中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日军大本营正向

莱特岛增派大批地面部队，并向吕宋调集飞机，以与盟军展开地面作战。

此时，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正在向西、北两个方向挺进，但由于雨季的到来和日军的空袭给美军的行动带来极大的障碍，使部队的进程减慢，并且伤亡重大。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莱特岛将变成第二个瓜岛。于是，麦克阿瑟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即在正面进攻时，派兵从奥莫克登陆，从背后切断敌人，与正面部队合兵一处，共同歼敌。

12月7日，克鲁格选择了新调来的第77师担任进攻任务。这个师于“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奥莫克登陆。在滩头上，他们几乎未遇什么抵抗，但敌战斗机使两栖部队的5艘舰船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地面部队从突袭中清醒过来之后，与盟军展开了争夺奥莫克的浴血战斗。10日，该港完全被占领。77师继续向前推进，在21日与奥莫克进行正面交锋的第10军胜利会师。美军大获全胜。日军失掉奥莫克，被从背后分割围歼，陷入混乱，不得不分成自杀小组跑到山里去了。

12月26日，形势已经明朗得足以使麦克阿瑟宣布：除少数地方要肃清残敌之外，莱特岛战役可说是结束了。这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落在了艾克尔伯格将军的肩上。他在圣诞之夜接替了克鲁格(把他的第

8集团军军长的位置与克鲁格第6集团军军长的位置对换，但指挥的仍是原部队)，使克鲁格能够组织1月9日对吕宋岛发起的进攻。使艾克尔伯格大为惊愕的是，就在这一天麦克阿瑟竟宣布莱特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停止，艾克尔伯格的部队只是在“肃清战敌”，他为此而忿忿不平。此后，他的部队又用了4个月的时间才消灭岛上的日军，其艰苦激烈的程度被描绘成“前所未有的最残酷的战斗”。

碰巧在过早地宣布莱特岛的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又得了一颗星。国会创立一种新的特级军衔，即众所周知的陆军将军——五星上将。同时，他还获得了菲律宾政府授予的一枚勇敢勋章。这些荣誉曾使麦克阿瑟激动万分，但他说这种激动很快就消失了，“这或许是由于我听够了战争受害者的恸哭，或许是因为对日本人的无情丧钟刚刚开始敲响吧！”

登陆吕宋 营救战俘

进攻吕宋岛的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指挥的最后一仗，也是最大最复杂的一仗。这一仗是从助攻方向民都洛开始的。民都洛岛位于吕宋岛南端，

是麦克阿瑟进攻吕宋的最后一块踏板。对于民都洛的进攻，不论麦克阿瑟、肯尼、金凯德，还是克鲁格都未亲自指挥。他们都在莱特岛忙于制定进攻吕宋的计划，而将指挥民都洛作战任务交给下属。

进攻民都洛的力量较小。进攻部队、勤务部队和航空兵共3万人，分乘各类舰船150多艘实施登陆。金凯德只派出一个进行掩护和轰炸任务的特遣舰队。

12月13日，进攻部队开始出发驶向民都洛。虽然这支进攻部队在海上遭到“神风队”的猛烈攻击，但登陆后，他们几乎未遇什么抵抗。民都洛岛上只有500名守军，他们像荷兰蒂亚的艾塔佩的日军一样，惊恐地逃到山里。12月15日中午，进攻部队占领了全岛所有目标。这里土质坚硬，是修机场的理想之地。经过工兵部队努力，5天后，肯尼就把战斗机转移到了民都洛。

为了支援民都洛登陆，哈尔西的13艘航母于14至16日对吕宋岛进行了空袭并建立了空中封锁，日军飞机被压制住了，这令麦克阿瑟欣喜万分。但是，在后来的12月18日，哈尔西的舰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来自大自然的台风席卷了吕宋岛。由于未收到警报，致使三艘驱逐舰倾覆沉没，7艘受重创，186架飞机被大风卷下甲板或成为废物。当哈尔西带着这支狼狈不堪的舰队回到乌西里基地时，他的舰队

好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麦克阿瑟攻占了民都洛，也就打开了通往吕宋岛的南大门。进攻吕宋岛的主力部队已在各港口集结。克鲁格所指挥的20万地面部队中，13万人参加战斗，其余7万为后勤保障。另外还有一支8万人的预备队，这样地面部队多达28万人。而海上参战的舰只也在1000艘以上。这是太平洋战争迄今为止最大的战役。根据夺取吕宋的最后计划，主攻部队第1军和第14军将从左、右两翼在林加湾登陆，上岸后沿宽广的平原向马尼拉推进。这和当年日本入侵吕宋时的路线几乎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有少量部队用来封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并准备从马尼拉南、北方向以闪电攻势夺取马尼拉。

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已准确预料到这一点，甚至连总攻的时间都预料到了。他虽然还有28万人，但莱特一战，精锐之师大部被歼。鉴于他已无力与美军争夺滩头阵地，他将部队分为三个集团，实施纵深防御：尚武集团15.2万人部署在吕宋北部，振武集团部署在吕宋东部，建武集团3万人部署在克拉克以保卫机场，这种“保存自己，各自为战”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缠住麦克阿瑟，拖延其进攻日本的时间。

1月4日，麦克阿瑟亲率大军北伐。这支庞大的

舰队在行进途中保持无线电缄默，只能听见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重返马尼拉，令麦克阿瑟百感交集。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和悲壮的思绪向他袭来。这使他回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夜晚，怀着一定要打回来的决心，颠簸在同一个海面上，虽然是时过境迁，但雄心依旧。

9日拂晓，进攻部队到达林加湾海岸，海上舰船密布，景象壮观。9时30分，部队换乘几百艘登陆艇向岸上冲去。麦克阿瑟在他的“博伊西”号上观看这一强大的攻势。“这使我热血沸腾，最终看到了肩上的重担。”部队冲上岸，并很快向内地推进。当日下午，麦克阿瑟等要员乘登陆艇前往海滩。他拒绝使用海军为他赶修的一条伸向海里的一条长堤，而仍像在莱特时那样涉水上岸。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行为，而他自己则认为是一种习惯。这期间，日军“神风队”对盟军舰船的撞击仍在继续。从1月3日~13日这10天时间，麦克阿瑟的海军共被击伤43艘舰船，击沉4艘，738人阵亡，1400人受伤。13日以后，来自“神风队”的攻击就逐渐减弱为零。麦克阿瑟取得了吕宋岛的制空权。

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由海上转移到陆地，他乘坐敞篷车深入前线各个角落，鼓励士兵，亲自抓那些细小的战术细节。显然，他对4天只行进10英里的克鲁格部队大为不满，因为这一方面会推迟解放马尼拉的

计划；另一方面，他借尼米兹的海军船只等着归还，否则，会打乱尼米兹进攻冲绳的部署。因此，他要求克鲁格进行决定性的突击，向马尼拉“冲刺”。

然而，这对于谨小慎微的克鲁格来说，他的第1和第14军深入敌阵，夹在占领两侧山岭的建伍集团和尚武集团之间，危机四伏。他最担心日军从侧翼和背后发起全面攻击，切断他与林加湾后方供应，因而他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推进。麦克阿瑟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要克鲁格以第1军实施掩护，牵制日军，第14军利用公路网快速向马尼拉方向突进，甚至以解除职务相威胁。这一招果然奏效，第14军三天内就前进了几十英里。到24日，眼看夺取克拉克机场已胜利在望之际，却遭到了日军越来越强的抵抗。克鲁格命令暂停前进，以便补足给养，休整部队。

与此同时，左翼第1军顽强地阻挡尚武集团的进攻，战线曾一度动摇，有被突破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麦克阿瑟亲自赴前线指挥，终于挡住了敌军。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的勇敢表现，他被授予第3枚服务优异十字勋章。这以后，麦克阿瑟在前线上跑来跑去，实际上成为战地指挥官了。

第14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向克拉克机场发动进攻，终于在1月29日拿下机场，而且其迅速南插的前沿部队已进至距马尼拉只有25英里的卡隆比特。

虽然现在克鲁格的战线拉的很长，但卡拉巴喀山的敌人已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由于克鲁格的部队在北面已控制了整个中央平原，并把建武集团压向巴丹半岛以北的西部山区，为防止日军向巴丹半岛撤退，麦克阿瑟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命令第8集团军第11军3万人在美比克湾海岸登陆，并迅速向东推进，夹击日军并与14军会合。2月1日，骑兵第1师赶到打拉，麦克阿瑟指示师长马奇：“向马尼拉前进，跳过被包围的日军打到马尼拉去。”由于麦克阿瑟非常担心被拘留在那里的战俘的命运，特别是拘留在圣托马斯大学里盟国的3700名平民的命运，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拯救他们的大胆计划。要马奇从骑1师里挑人组成两个摩托化特遣队，这支部队冲在全师的前面，直接奔向大学解放战俘。

一切都是按命令执行的。这支特殊的部队在威廉·蔡斯准将的指挥下，在公路上呐喊着前进，在敌人还未来得及炸桥前就夺取了桥梁，于2月3日下午7点越过了马尼拉市界。这是盟军进入马尼拉的第一支部队。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协助下，这支部队在大街上勇猛地疾驰向前，冲散了三、五成群的惊慌失措的日本兵，到达了大学。一辆绰号叫“战斗基础”的坦克冲破了校园的前门，救出了战俘。这支部队的另一部分占领了马拉卡南宫。第二天，第37师的先头部

队从老比利比德监狱救出了5 0 0 0名盟军战俘。

解放这5 0 0 0名战俘，的确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之一。战俘们面容憔悴、眼睛深陷、衣着褴褛、瘦骨嶙峋。麦克阿瑟随第3 7师首先进入市界。他于2月7日巡视了圣托马斯和老比利比德监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我记不得哪一次比这一次更令人感动……当我到达时，那些可怜的饿得皮包骨的战俘们爆发出激动的喊声。我走进建筑物，马上被一群情绪激动的人挤到了墙根。他们穿着破烂污秽的衣服，泪流满面，用尽全身力量挤过来靠近我，握住我的手……有一个人把我搂住，头靠在我的怀里失声嚎啕痛哭……他们吻我、拥抱我。这是一个令人感动和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当一名战俘流着泪，哽咽着对他说：“您回来了！”麦克阿瑟满怀激情地回答：“我回来晚了，但到底回来了！”

麦克阿瑟终于履行了诺言，回到了马尼拉，全世界为之振奋。同一天，麦克阿瑟发表公报，宣称“我们的军队正在迅速占领马尼拉，敌人很快就会被消灭”。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及巴顿都发来了贺电，马尼拉市一片欢腾景象。当麦克阿瑟得知马尼拉还未完全解放时，只得将原定的祝捷游行取消。

事实上，在宣布军事上完全控制吕宋岛之前，还

将进行数日严酷的浴血奋战。主要任务有三项：肃清马尼拉的日军，重新夺回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要塞，以及完全歼灭三处山地阵地上所剩下的 17 万日军。一场旷日持久战又将开始！

恢复失地 实现诺言

争夺马尼拉的战斗是极其残酷的。马尼拉的 2 万名日军收缩在筑有城墙的老城区，并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他们储备有大量弹药、食物和水，进行拼死抵抗。看来，不经过殊死搏斗，日军总不会放弃一寸土地的。肯尼请求使用空中力量对敌实施打击，但麦克阿瑟为了减少平民伤亡而没有同意。“不要急，慢慢来。这样，伤亡可降低到最低限度。”

2 月 21 日，美军已冲过巴石河，打到马尼拉饭店附近。麦克阿瑟想亲眼看看他在那里的旧居是否完好无损，但当他随进攻部队到达那里时，看到的却是硝烟与断壁。门口还躺着刚刚被击毙的日军军官尸体。天皇送给老麦克阿瑟的两个花瓶的碎片散落在地。琼在临走时，特意将它们放在门口，好让日军看到，希望日本占领军手下留情，但事实证明毫无用处。家里

的东西不是被日军拿走，就是被烧掉了。

第二天，克鲁格宣布马尼拉市完全被占领。在一个月激烈争夺战中，近1.7万日军被击毙，约3000人逃跑。美军伤亡6575人，其中亡1011人。整城市有3/4以上的建筑物被毁，昔日的“东方明珠”已成废墟。

当肃清马尼拉残敌还在继续进行时，麦克阿瑟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所面临的第二大任务：夺回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以雪巴丹之耻。他命令在西海岸登陆的第11军担任主攻巴丹任务，以另外两个团在半岛南岸和东岸登陆和推进，达成对日军的包围。而对科雷希多岛则指定第503团实施空降，同时第11军一部从巴丹半岛向该岛实施两栖登陆。

从2月14日开始的对巴丹半岛的进攻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麦克阿瑟对巴丹半岛上的战事极为关注。2月16日他扔下正在激烈争夺的马尼拉，率部分参谋人员前往巴丹。他兴高采烈的沿半岛东岸乘吉普车急驶南下，很快便超过了进攻部队。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四周隐蔽着日军的狙击手，他的助手提醒他别被击中。他却回答说：“我的心在过去三年中已经伤透了，再中一枪也算不了什么。”危险还不是来自地面，而是来自空中。由于他们在日军的控制区内急驶，以至于肯尼派出的支援战斗的一

架飞机发现他们后，还以为是日本人。在攻击前，幸亏他的小队长多个心眼，与地面指挥官进行核实，阻止了这次攻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两天后，南北两路部队胜利会师，并于2月21日攻占了西海岸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麦克阿瑟巡视巴丹的同时，第503团2000人在科雷吉多尔岛西部高地空降，并且来自巴丹半岛约有1000人的部队在马林塔隧道附近的东面登陆。进攻部队的行动隐蔽而突然，使岛上日军措手不及。到中午，两支部队即建立了坚固的立足点，并开始向日军发动进攻，但是遇到激烈抵抗。在这之后的十几天里，科雷吉多尔之战成了美军的一场恶梦，那些日军敢死队组成了混乱的团伙向美军阵营横冲直撞，并企图与其同归于尽。这场可怕的自杀性恶战一直到2月26日才停止，5000日军几乎全被击毙。3月2日，麦克阿瑟乘船来到科雷吉多尔岛时，满怀激情地对部下说：“我看见昔日的旗杆仍矗立在那里，命令士兵将国旗高高升起，决不允许任何敌人再把它降下来。”

至此，吕宋战役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但仍有17万日军在西部山区坚持抵抗，要消灭他们还需更加艰苦的战斗。克鲁格打算用11个师来完成任务，但麦克阿瑟这时却要自作主张，把菲律宾的战事从吕宋

岛扩大到其他岛屿，硬是从克鲁格那里抽掉了两个师。此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指示，把解放其它岛屿的行动交给菲律宾游击队。由于这时第8集团军目前无其它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默许了这一作战行动。于是，他令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进攻并重新占领其余的菲律宾南部诸岛。这样克鲁格的两个师被抽调去支援艾克尔伯格，而余下的9个疲惫不堪的师则跟随他进攻吕宋。克鲁格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

相比之下，艾克尔伯格解放菲律宾诸岛的战斗则要顺利一些。2月28日艾克尔伯格首先在巴拉望岛登陆，随后相继在棉兰老岛、班乃岛、内格罗斯岛等登陆。在总计52次的登陆作战中，无论其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不很引人注目，大部分进展顺利。虽然有几个岛屿防守较严，但此时日本大本营认定菲律宾势在必失，因而几乎未再给其以海上和空中支援。日军根据战术原则放弃了滩头的抵抗而大批撤守山区。结果，不少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少数人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

6月初，离预定进攻日本本土还有5个月的时间。这时，南征作战行动已接近尾声，麦克阿瑟开始了战场“大巡视”。6月3日，麦克阿瑟一行在马尼拉登上“博伊斯”号巡洋舰。他们先到达民都洛。后又沿着麦克阿瑟从科雷吉多尔逃出时走过的路线驶往棉兰

老。6月5日，他在棉兰老登岸，巡视过去常去的老地方，并看望了第31师的士兵。

6月8日，麦克阿瑟赶往文莱视察在那里进行的登陆。麦克阿瑟一行在奥军登陆两个小时后上岸。此时还不断地传来日军机枪射击的声音，一名随行的记者被冷枪射中了肩膀。但麦克阿瑟却若无其事，一边继续向前走着，一边与士兵交谈。鉴于此地危险重重，肯尼坚持要麦克阿瑟回到“博伊斯”号上。次日，麦克阿瑟不顾劝阻，再次登岸巡察。

在一次视察中麦克阿瑟及其随同人员离日军阵地只有200码。突然，一挺日军机枪咆哮起来。除了麦克阿瑟外，一行人立刻卧倒在地，唯独他站在那里，毫无畏惧地挺直腰杆，手中拿着地图，显然全然不为所动。好像真如他所说的那样，能打中他的子弹还没有制造出来呢？

如麦克阿瑟一直渴求的那样，菲律宾群岛被解放了。对这位将军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个人胜利。他顶住了来自华盛顿的种种非难，发动了这次战役。在攻下了莱特和吕宋后，他未事先征得华盛顿的同意，不顾一切地扩大了作战范围。他赢得了菲律宾人对他的永存的感激之情和忠诚。在后来东南亚政治动荡的岁月里，菲律宾群岛大都一直是亲美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如果金的战略占了上风，假如把

菲律宾绕过去，情况也许就会大不一样了。

同总司令部发的战报和麦克阿瑟助手们的回忆录给人的印象相反，解放菲律宾的代价是高昂的。包括莱特岛战役、吕宋岛战役和艾克尔伯格的南方战役在内的，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总共伤亡6万2千人——其中1万4千人阵亡。当然，日军的伤亡数字要高得多，官方陆军历史学家估计，在上述战役中，日军有45万人被打死，其中包括2万4千名平民。美军每阵亡一人，就有32名日军被打死。

正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激战正酣时，尼米兹在中太平洋战区开始了对硫黄岛和冲绳岛的进攻。2月19日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硫黄岛，然而作战相当残酷，是海军陆战队有史以来进行的最艰苦的战斗。战斗整整进行了1个月，1.9万名日军中被俘的只有200人。陆战队和海军舰船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损失、共伤亡2.6万人，其中阵亡7000人。“神风队”自杀飞机撞上了5艘舰只，其中一艘航母被击沉。即使如此，这一战役也是值得的。硫黄岛为航空兵攻击日本提供了一个必须的基地。

接着下一战是冲绳岛。经过对登陆地区整整6天的轰击后，两个陆战师和两个步兵师共5万人于4月1日在冲绳岛登陆。岛上的10万名日军采用了吕宋岛战役的战术，放弃滩头，撤到南部山区的山洞中。

陆战队很少遇到抵抗。4月18日，美军夺取了冲绳岛整个北部地区。4月19日开始对南部山区日军发起攻击，但直至6月21日才被夺取。约9万名日军被击毙，1万名投降。美地面部队伤亡近4万人，其中8000人阵亡。

正当这两个战役还在进行时，美军从3月份开始加强了对日本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3月9日夜，美军第20航空队在李梅将军指挥下，从美岛出动334架B-29轰炸机，对东京第一次实施了低空大规模“火攻”，共投掷燃烧弹1667吨。东京顿时成为一片火海，1/4的市区被烧毁，8万多人被炸死或烧死，100多万人无家可归。之后这种“火攻闪击战”迅速扩大到其它城市。到7月份，肯尼的飞机和哈尔西的舰载机也加入到这一轰炸行列。猛烈的、连续不断的大轰炸，使日本98座城市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轻者被毁一半，重者全部成为废墟；数10万人被炸死，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日本工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日本空海军也遭到严重打击。另外，美军也开始了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的海上封锁，除组织潜艇、航空兵和水面舰只袭击日本商船之外，还重点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布雷封锁的“饥饿战役”。结果，在轰炸和封锁的共同打击下，日本经济陷于崩溃，全国陷于混乱、恐慌和饥饿之中。

面临绝境，日本最高指挥部终于开始屈服了。但是面对盟国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他们要竭力保留天皇制度，形成了无条件投降以外的条件。当时他们制定的方针是：最好与盟国达成体面和平，起码应保留天皇制度，若盟国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那么日本将血战到底。

日本谈判者决定让苏联人充当调解人，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苏联对日作战。但是，首先是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受到冷遇，然后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拒绝谈判，最后是前往苏联的天皇特使被拒绝进入苏联。这时的苏联，正在等待一个风险最小，获益最大的时机对日作战。而在美国国内，决策者们正设法寻求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又不必进行计划中进攻日本本土的途径。

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实现目标的信心。

两天后作为对日本最后通牒，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声明》，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其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该公告既未提到原子弹也未提到天皇，只警告说若不立即投降，将遭彻底毁灭。但日本政府未给予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此时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急于在苏联参战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杜鲁门向战略空军卡尔·斯帕茨将军下令：1945年8月3日后，一旦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

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即对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第一颗特种炸弹(即原子弹)：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8月6日凌晨，蒂贝茨上校驾着B-29轰炸机从提民安岛起飞，于8时15分，在日本广岛上空1万米处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顷刻间，广岛市区化为一片焦土，10万人丧生。日本政府对此仍不予理睬。9日上午，斯威尼少校驾驶B-29轰炸机在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麦克阿瑟对美国使用原子弹事先并不知晓。在得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他认为，从军事角度讲，这完全没有必要。

由于形势所迫，铃木首相立即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开会，讨论投降事宜。会上形成三对三的局面，三人主战，三人主降。鉴于此，铃木不得不将矛盾上交天皇。天皇痛苦地说：“为了解除无辜民众的苦难，唯一的办法是结束战争”。8月14日午夜时分，天皇在宫内省录制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曾一度主战的强硬派头目阿南陆相在凌晨剖腹自杀。8月15日，美方出动了800架次飞机对东京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中午12点，天皇的讲话录音按时播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在听后都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但他们的心中都有一种得到解脱后的轻松感。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宣布停止敌对行动。这一天，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第六章 统治日本

盟军司令 胜利受降

太平洋的敌对行动结束了，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盟军和被侵略的国家，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为了完成受降和对日本的占领，杜鲁门总统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盟军总司令。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麦克阿瑟一直在期望、争取、谋求的职务，虽然来的晚了些，但毕竟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他致电杜鲁门：“我对您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为感谢。……我将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遵循您为世界和平制定的具有极大建设性的路线。”

随后的两周里，麦克阿瑟和他的总司令部为完成日本投降仪式、美军进占日本以及建立一个军事占领政府等重要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麦克阿瑟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莱茵地区领导占领军的经验，以及他父亲在任菲律宾军事总督时的经验，定下了总的调子：不恐吓和刺激日本人，也不故意贬低天皇。一切都是低调子的，坚定而冷静。

作为第一步，麦克阿瑟致电东京，令其派一个由

高级军方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马尼拉，以讨论投降书的内容和美军乘飞机首次登陆的时间。8月19日由日军副总参谋比川边中将率领的16人的代表团，乘飞机前往马尼拉。无线电识别信号是“巴丹”。当日机飞临九洲上空时，遇到了前来引航的十几架美机，随即发出“巴丹”信号。美机答到：“我们是巴丹的卫士，请跟我们来。”到达马尼拉后，麦克阿瑟冷冰冰地接待了他们。日本人按他的要求交出了标有战俘营及日本军事设施方位的文件和地图。会谈进行了一整夜。当一切达成协议后，日本代表团返回了东京。

关于美军进占日本的计划规定，美军将于8月26日在横滨的西20英里的厚木机场着陆。麦克阿瑟挑选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作为美军登陆日本的先头部队，而他也将同第一批占领军踏上日本本土。一场台风横扫日本，迫使美军登陆从8月26日推迟到28日。28日这一天，艾克尔伯格的第11空降师先遣队乘45架运输机在厚木机场着陆。

与此同时，所有参加投降仪式的大人物开始集结。哈尔西庞大的第3舰队缓缓驶进了东京湾，“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并已被指定作为举行投降仪式的场所。第二天，尼米兹乘一架水上飞机从关岛飞来，在“南达科地”战列舰上升起他的将旗。同一天，麦克阿瑟乘他的“巴丹”C-54型座机，飞往冲绳。艾克尔伯

格于上午6 30 乘机离开冲绳，他的责任是确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会变成悲剧。此刻，麦克阿瑟一心想的不是登陆时的危险，而是日本的长远目标。经过5个小时的飞行，2时19分，飞机平稳降落在机场上。

军乐队大奏迎宾乐，麦克阿瑟在舱门口停了数秒钟，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像演员走向舞台中央一样，昂首走下舷梯。他握着艾克尔伯格的手说：“鲍勃，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真是漫长，看来这条路总算走到了尽头。”麦克阿瑟让随行人员把随身带的枪只放在飞机上，然后上了一辆老掉牙的林肯牌汽车。开道车是一辆红色消防车，它在发动时发出一阵爆裂声，使不少人惊得跳起来。

从厚木到横滨市只有20英里的路程，但由于日本人提供的汽车速度太慢，而且途中不断抛锚，因而竟然走了两个小时。途中道路两旁站着3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警卫队，都背朝车队站着，弄得美国人心神不定。艾克尔伯格说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终于他们安全到达了日本人安排的新大饭店。车队一到达，艾克尔伯格就立即在饭店周围设了一道“环形防线”。麦克阿瑟就是以这样简单的方式来到了日本。这有力地显示了他的勇气和魄力。晚上，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弟兄们，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冒险。我们现在

站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只带了这么一点军队，却要看管住19个全副武装的师，还有7000万疯子。只要走错一步，阿拉摩的悲剧就会重演。”（阿拉摩为美国得克萨斯洲的一座建筑物，1836年被4000名墨西哥军包围，里面的人全部被杀。）数年后，丘吉尔写道：“在这场战争中所有惊人的勇敢行动中，我把麦克阿瑟亲自在厚木着陆看作是最伟大之举。”日本学者数尾川合认为：“它是彻底解除日本人恐惧最成功的一场心理战。”“是信任日本人良好意愿的姿态。”

自日本宣布投降之日起，被关押的盟军战俘相继获释。在这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分别是放弃科雷吉多尔的温赖特将军和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军司令阿瑟·珀西瓦尔将军，他们被监禁在沈阳。8月31日，他们应麦克阿瑟的特别邀请抵达东京，准备参加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受降仪式。

晚上7点钟，麦克阿瑟的副官跑进来告诉他温赖特将军到了。麦克阿瑟冲出他的办公室，穿过大厅，去迎接向他走来的那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的人。不等行礼，麦克阿瑟一把抓住温赖特的手，半拥半抱地搂住他的肩膀。温赖特尽力做出微笑的样子，但当他试图说话时，他的声音哽咽了。三年来，他一直为放弃科雷吉多尔而感到耻辱。他认为他再也不会被授予

现役指挥权。这使麦克阿瑟大为震动，对他说：“怎么，吉姆，只要你愿意，你原来的军团仍是你的。”

9月2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上午，天空阴云密布，出席投降仪式的盟军官员，包括温赖特和珀西瓦尔，聚结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这样，历史性仪式的帷幕拉开了。8点43分，日新任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朗等11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乘美国的驱逐舰到达。他们被指定站在盟国高级将领们的对面，中间隔着铺有绿毡布的大餐桌，桌上放着两份用英、日两种文字印制的投降书。日本人站得笔直，一言不发，表情阴郁。甲板上和舰桥上都挤满了观看的官兵。

9月许，随着一声“全体立正”舰上立即肃静下来。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在乐声中，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从舰舱中走上甲板。麦克阿瑟神情庄重、气宇轩昂地来到桌子对面的一排麦克风前，并让温赖特和珀西瓦尔作为荣誉代表站在身后。他首先作了致辞。他讲道：

“在这个庄严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新世界。我在这个新世界中，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容忍和正义的最美好愿望。这是我真诚的希望，的确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然后，麦克阿瑟要求日本人签署文件。重光葵于9点零4分签了名。在他之后签名的是梅津将军，然后是麦克阿瑟(代表联合国)，尼米兹代表美国，哈尔西及英国、中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等国的代表。麦克阿瑟在签字中用了不下6支笔，一支笔写一个音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这些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笔分送给友人和有关单位。所有人签过字后，麦克阿瑟宣布：“现在，世界已恢复和平，让我们为上帝永远保佑它而祈祷。仪式到此结束。”整个仪式用了不到10分钟。

恰在此时，乌云散开，阳光从云缝中照射下来。近2000架美军飞机从天际而来，在密苏里号上空掠过，形成一幅壮丽的画面。轰鸣声消失后，麦克阿瑟走向另一个麦克风，向全世界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广播演讲。

这次仪式后不久，杜鲁门总统曾于9月17日和10月19日两次邀请麦克阿瑟回美国，这样全国可以用抛彩带式的盛大游行或类似的活动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但都被麦克阿瑟拒绝了。总统的建议实际上等于命令。杜鲁门为此大为光火。这样建立在友好基调上的杜鲁门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这将证明对麦克阿瑟是不幸的。如果他接受了杜鲁门的邀请，他一生的发展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至高至尊 重塑日本

受降仪式结束后，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65岁的麦克阿瑟，就成为7000万日本国民的最高统治者。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占领，实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惩治战犯两项既定目标，而且要在物质和精神上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破坏了的国家。原本是名职业军人，但现在不得不是做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工程师、教育家乃至神学家。他决定按美国人的标准改造这个国家，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忠实盟友和民主堡垒。如果他成功，他将被证明是历史上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最杰出的占领者。

9月8日，麦克阿瑟和总司令部从横滨迁到了东京巨大而豪华的美国大使馆。在大使馆院内，麦克阿瑟在办公大楼的台阶上，对艾克尔伯格说：“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作为被压迫者的希望象征，作为合理胜利的象征，在东京的阳光下荣耀地飘扬吧！”于是，在军号声中，国旗升上了旗杆。在场的许多人面对此情景眼睛都潮湿了。麦克阿瑟选中大使馆作为他的私人官邸，选中一家日本大保险公司的办公大楼作为他的“一号大楼”——总司令部驻地。

9月19日，麦克阿瑟的家人乘飞机到达厚木。麦克阿瑟在没有带任何武器和任何武装人员的情况下去迎接那架飞机。在去东京的路上，琼看到路旁的日本士兵，问丈夫道：“安全吗？”麦克阿瑟回答说：“绝对安全。”

一等在大使馆的家和“一号大楼”里的办公室安顿下来，麦克阿瑟就开始了一种非常固定的、近似于修道士的生活。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从不过节假日，甚至连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不例外。除了偶尔到东京机场去迎送重要官员外，他从未在日本旅行过，他也从不参加晚会和招待会。在位的5年零7个月里，他只有两次离开过日本：一次是在1946年7月4日，他飞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日的庆祝活动；另一次是在1948年，他飞往汉城，参加“大韩民国”成立仪式。

麦克阿瑟的日常生活非常固定。他的活动天地简单地就说就是“两点一线”，即大使馆、办公室及两地的往返路线。从大使馆到“一号大楼”要走五分钟。一路上交通警察大开绿灯畅通无阻，天天如此，以致成了吸引游人的一大景观。每天都有许多人聚集在大使馆和“一号大楼”门外，以便一睹将军的风采。要是有刺客打算刺杀他的话，将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总司令部对这一危险一直表示担心，但麦克阿瑟

是一名宿命论者，认为该他死的时候，躲也躲不掉。

麦克阿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日本非军事化，其中包括六项主要计划。这些计划是遣散军事人员，销毁军事装备，粉碎军事工业体系，清洗国家机关和重要工业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审判战犯，废除神教。

战争结束时，日本有近700万军人需要遣散，其中在海外有400余万。麦克阿瑟的遣散军人局，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这一工作，但被苏军俘获的47万人中只有9万人返回家园。销毁日本军事装备的任务由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来完成的。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寻找能发现的武器，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把步兵武器扔进了大海，关闭了军工厂，摧毁了海军基地等军事设施，总价值达数10亿美元。

1946年1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了“清洗”计划，目的是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分子或极端民主主义分子担任公职或在工业生产中的关键职务。计划是在尽量宽容地实行着，但也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不安。最后总共有20万人被禁止担任公职，约1300个政治性或半政治性、极端民主主义的组织被解散。这一清洗，净化了日本政府，使新的没有政治污点的领导人得以上台。

盟军最高司令部几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灭神道教措施。神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宗教，其主要特征

是推崇天皇和自我牺牲。神教宣称，一个人在战斗中死去就可以成神。因此，神教在战争期间对军队起了很大作用。1945年12月，神道教作为国教被废除了，政府被禁止支持任何宗教。神教节被废除，约8000座神教纪念碑被推倒。学校教科书中凡提到神道教的地方都被删去。1966年1月1日，在麦克阿瑟的鼓励下，裕仁告诉日本人民，他不是神圣的，也从来没有神圣过，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悲的“神话”。

审判战犯，和在德国一样，目的有两个：其一是惩办那些负有发动战争责任、准许进行或亲自犯下罪行的人；其二是使日本人明白战争毫无益处。战犯被分成甲乙丙三级。甲级战犯是像东条一样的大人物。这样的战犯有25名。在东京受到一个由11国的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6名将军501名文职官员被处以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些人被判处轻型徒刑。乙级战犯是20多名高级将军，他们的部队犯下了暴行。他们受到盟军最高司令部军事法庭的审判。除“马来西亚雄狮”山下奉文及制造“巴丹死亡行军”的本间外，其他都被宣判无罪。4200名丙级战犯是那些被指控犯有较小暴行或虐待战俘的人。他们受到了各种盟国军事法庭的审判。700人被判处死刑。审判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1

1948年11月。这些审判并未对日本人民产生重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裕仁天皇在麦克阿瑟的保护下他的名字被从战犯的名单上划去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裕仁天皇同东条英机一样对战争负有最大责任，应把他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并处以死刑。但麦克阿瑟认为这样对待天皇是不公正的。况且绝大多数日本人崇敬天皇，如果把他抓起来并进行审判，那势必会引起战乱，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警告华盛顿说，如果采取那样的行动，至少需要100万援军来应付可能爆发的游击战争。

在这些使日本非军事的计划还在实施中，麦克阿瑟和盟军最高司令部还实施了其他使日本民主化的积极计划。主要步骤有5个：制定一部新宪法，建立地方政治自治机构，进行工地、劳工和教育改革。在这些急风暴雨式的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算是新宪法的制定。

这个新宪法是介乎于英国和美国宪法之间的产物。它把天皇降低到了作为日本“象征”的地位，把真正的主权授予人民。它建立了像美国政府那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全国政权，即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宪法中还包含有著名的非战争条款：“人民永远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的神圣权力，决不使用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决不再建立

陆军、海军或空军。这一宪法是由天皇和麦克阿瑟于1946年3月6日颁布的，于1947年5月3日开始生效。这部宪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麦克阿瑟强加于日本的，然而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而且他自己也认为“这部宪法也许是占领当局唯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尼克松称：“在现代政治史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能像麦克阿瑟那样被称为法典制定者。他几乎成了一个半神活式的人物——在政治上高瞻远瞩，能够按理想的模式独立改造一个社会。”

麦克阿瑟所推行的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1951年4月他被解职时，吉田茂首相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动情地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尼克松则称麦克阿瑟是“历史上最进步的占领军司令之一”；他留给后人的最大业绩，不是在战争中用兵如神的才能，而是在日本所推行的民主改革。他使用专制独裁的手段，完成了使日本永远摆脱专制独裁的任务。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一成功，部分要归于麦克阿瑟和第一批占领军表现出的克制、稳重、善意、

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部分要归于日本人民特有的性格；部分要归于战败的完全彻底程度。

反共先锋 竞选总统

在战后的年月里，共产主义在远东成为一种强大的势力。作为对参战的报偿，苏联占领了库页岛、中国东北、朝鲜北纬38°以北地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的军队在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交战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卓有成效。麦克阿瑟不安地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多年来，他一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分子。人们可以回想起，他曾认为他本人一直被克里姆林宫当作要消灭的目标。

在对日占领问题上，美国制定了排斥其他盟国对日占领的政策。对于美国的独断专行，苏联表示强烈反对，提出由美、苏、中、英四国代表组成对日管制委员会，遭到美国拒绝。

1945年12月，迫于苏、英的压力，美国同意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成立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远东委员会名义上是对日占领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实际上无法左右美国的对日政策。至于对日理事会则更

无任何实权。但不管怎样说，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两个机构的设立都是冲他来的。他对华盛顿向苏联让步感到十分气愤，声称对那里所作出的决定“不负任何责任”。

实质上，“一号大楼”认为华盛顿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而且这种看法在以后的岁月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甚至认为在华盛顿的国务院里，有人暗中反对麦克阿瑟。随着时间的推移，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国务院中发现了明确的目标。这是一个以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首的“勾结紧密的小圈子”。艾奇逊曾对新闻机构讲，“占领军是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决定政策的因素。”艾奇逊的这番话被认为是对麦克阿瑟的严厉责难，是对麦克阿瑟的警告，即制定政策的是华盛顿而不是麦克阿瑟。因而也就“败坏了麦克阿瑟的名声”。从那以后，麦克阿瑟对批评更加敏感，他把国务院，特别是艾奇逊看作是敌人，宣称有朝一日他要把国务院搅个天翻地覆。

麦克阿瑟不仅把苏联看成他的眼中钉，而且把中国共产党也当作他的肉中刺。1946年6月，当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他抱怨美国政府未能及时进行援助，并把这看作是美国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蒋介石最终被逐出大陆时，他哀叹道：“这是我们在亚洲大陆力量崩溃的开始，

也是那个遭人奚落的‘纸老虎’的诞生之日。”

这时的麦克阿瑟虽然剥下了天皇的神圣外衣，但他却取代天皇成了日本的绝对统治者，摆出了似乎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架势。他不仅陷入了极端的想入非非中，而且还得了偏执狂。他深居简出，脱离社会活动，过着修道院一般的生活，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他拒绝举行记者招待会，常常诘难那些批评盟军最高司令部对日政策的美国或外国记者，或把他们驱逐出日本。新闻界被绝对禁止发表不利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报道。一旦遭到美国报纸的批评，他就立即起草沉赘而过分修饰的回答，即使对最小、最没影响的报纸也是如此。这些作法常常是不明智的，给本来会自行熄灭的火浇上了油。他自己只能或只愿听到或看到“最伟大”、“在世最伟大的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等等赞美之词。而他自己则说：“我现在只看得起两个人——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在这种不正常的思想状况下，在一些热心而又持保护态度的参谋人员的不明智的劝告下，以及对华盛顿不满的一伙人的支持下，他产生了竞选总统的想法。

早在1944年，麦克阿瑟就曾受阿瑟·范登堡等人的鼓动，首次参加了总统竞选，结果一败涂地。支持麦克阿瑟的多是右翼极端主义者、孤独主义者、美国至上主义者和仇视罗斯福新政的人。虽然当时麦

克阿瑟在公开场合从未表示过有意竞选总统，但范登堡在1943年就开始寻找能够击败罗斯福的候选人。从共和党的投票记录看，麦克阿瑟虽然远在澳大利亚，而且不是正式候选人，但他的票数仅次于当时呼声很高的威尔逊和杜威。因此，范登堡认为，一旦日后两人的票数形成僵局，那么麦克阿瑟就很可能作为一匹“黑马”而被提名为候选人。但在后来的威斯康星州候选人的预选会上，24人代表中只有3人投了麦克阿瑟的票，致使“黑马计划”受到致命打击。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麦克阿瑟的名字还是被列在了候选人提名单上。结果，他只得了可怜的一票，也令那些支持他的人大为不解。

1948年，又值美国大选年。当总统选举揭幕时，麦克阿瑟再次被提起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尽管他1944年未能奠定任何重要的政治基础，并在威斯康星州预选中丢了脸，他还是决定要争取到提名。这次他不再扭扭捏捏了。他以东京“一号大楼”简朴的办公室为基地，在不超过现役军官必须遵守的法律界限内，公开地进行寻求得到提名的活动。很快在反杜鲁门的赫斯特新闻社的鼓动下，麦克阿瑟竞选俱乐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麦克阿瑟远远过高估计了他的政治势力基础，于3月中旬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百般修饰的声明，宣布参加竞选。

像1944年一样，他的支持者们是把他当作一名“宠儿”带进威斯康星州预选的。当时，在他的老家威斯康星州，到处充斥着他的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伟大的麦克阿瑟》等等。但是结果几乎完全是1944年惨败的重演。当计算选票时，竞选积极的史塔生大获全胜，他赢得19名代表的选票，而麦克阿瑟只赢得了8票。在威斯康星的失败意味着麦克阿瑟竞选的结束。

事情本该过去了，但命运之神又非要捉弄他一下不可。当6月下旬共和党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偏偏有人又把他的名字列入提名人选中。结果在第一轮投票时，他获得1094张选票中的11票；在第二轮投票时得7票；在第三轮投票时就一票也没有了。杜威以全票被正式投名为共和党候选人。

这种悲剧式的结局对麦克阿瑟是个沉重打击，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没想到会这么惨，而且惨得让他无法接受。当他得知选举结果时，这位向来高傲的将军“心情沉重地垂下了头”。这一失败使日本人民也多少感到震惊，“他们难以理解美国怎么会拒绝这位伟大的领导人”。这对琼和年已10岁的小阿瑟可能也是一次震动。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回美国去看看。麦克阿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次竞选失败解嘲道：“我一点也没有要当国家元首的愿望，因为在治理日

本中，我已干够了这种事情。我所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更坚决地拒绝置身于政治舞台。”

或许是受了这次失败的刺激，麦克阿瑟固有的偏执情绪和反共意识更加强了。他大肆侮辱国务院，恨不得将它看作是亲苏亲共的“小集团”。

1949年秋，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面对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迅速垮台，已是当时国务卿的艾奇逊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

“我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对于艾奇逊的这个解释很少有人相信。他们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大加指责。一些共和党人甚至直呼艾奇逊是叛徒，是共产党特务。

麦克阿瑟也毫无例外地加入到这一讨伐行列。他认为美国不但没有给蒋介石足够的援助甚至还同情中共，坚持要蒋介石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致使力量均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说明他对中国问题是多么缺乏了解。

后来，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系统阐述了其向“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援助的理论。美国陆军部长在旧金山发表了“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堤坝”的著名演说。作为占领当局的最高行政

官，麦克阿瑟积极推行了美国变日本为“反共堤坝”的政策。他下令禁止公务员参加罢工，并把工人编入公职机构，全面取消国家公务员的团体交涉权和斗争权，从而剥夺了工人运动核心力量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活动自由。日本当局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开始了重要的清共步骤，首先是进行行政整顿、大量解雇公职人员，以达到驱逐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会会员的目的。接着，日本当局又利用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几起恶性事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判以重罪。

在“清共”的同时，麦克阿瑟还不断改善日本的国际地位，使其纳入美国的战略棋盘，发挥日本在远东的反共支柱的作用。在这方面，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他积极推动了与日本单独讲和。他认为缔结和约和结束占领越快，对美国的亚洲战略越有利。在他的鼓励下，1951年，排除中、苏等国的片面和约在旧金山签署，确立了日本的独立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从属关系。另一件是他实现了对日本的重新武装。朝鲜战争后，由于驻日美军全部开赴朝鲜战场。为填补美军走后的空白，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后改称自卫队)。从此日军结束了战后5年没有军队的历史，开始走上重整装备的道路。

第七章 足陷朝鲜

朝鲜风云 仁川登陆

当麦克阿瑟在日本掀起反共高潮之时，与之一海之隔的朝鲜点燃了冷战的火焰，成为举世瞩目的东西方斗争的焦点。

朝鲜原是日本占领国，直到日本投降后，才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噩运并未就此结束。这个半岛以北纬38°线为界，被分裂成南、北两个朝鲜。这条线从此成为政治斗争的发源地。

1948年，南北朝鲜分别成立后，双方均宣称对整个朝鲜拥有统辖权，都在进行统一准备。北朝鲜曾主张自主和平的统一；南朝鲜则坚持“北进统一”的政策，得到了价值1亿美元以上的美军剩余装备，在美军的指导下加紧了战争准备，到1949年8月，南朝鲜总兵力共9.8万人。面对武力威胁，北朝鲜决心针锋相对，必要时以民族解放战争完成祖国统一。到战争爆发前，朝鲜人民军共13.5万人。

6月25日，朝鲜北南双方终于爆发全面的内战。朝鲜人民军以破竹之势向南方挺进，开始了祖国统一

战争。6个半小时后，当麦克阿瑟在东京得到北朝鲜进攻的消息后，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他相信经他缔造的南朝鲜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并坚持下去，而且他对朝鲜也不负有法律责任。华盛顿此前将麦克阿瑟在朝鲜的责任明确地限定为：在动乱情况下撤出美国平民和军事人员。因此，这时有权下达的命令仅是在必要时撤出美国人。根据日益严重的局势，麦克阿瑟命令向南朝鲜军队运送补给。

在华盛顿，国务卿艾奇逊在同杜鲁门磋商后，操纵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立即停火，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并要求所有成员国为联合国执行这一决议提供一切援助。“提供一切援助”这几个字不久成为美国全面干涉朝鲜的法律依据。

美国之所以迅速推翻把朝鲜“置于脑后”的政策，是它战后推行冷战政策及年初调整远东战略的必然结果。杜鲁门曾公开声称，他之所以决定介入这场冲突，并不单为了一个小小的韩国，而是要借题发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

这样，年已70岁高龄，在陆军服役了50年的麦克阿瑟，在一生中第三次遇上了真枪真炮的战争。但是这么一个重大决定，竟然没有人同他进行磋商，他又一次受到轻视。虽然如此，他还是以特有的精力和献身精神投身于这项工作。6月28日朝鲜人民军

攻占了汉城。麦克阿瑟决定飞往朝鲜对局势作第一手调查。那架著名的“巴丹”再次把麦克阿瑟送去参战。

在朝鲜战场，他目睹了南朝鲜军队如何地溃不成军和摇摇欲坠的防线。之后，他向华盛顿发出一封悲观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结尾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守住目前战线和在今后能够夺回失地的唯一保证，就是向朝鲜战区派进美国地面部队。”但是，华盛顿犹豫不决，许多人不愿走的太远。经过多次讨论后，6月30日华盛顿最终同意派陆军进入朝鲜战场。陆军官方历史学者写道：“显而易见，是麦克阿瑟将军使天平偏向了支持部队投入战斗的一边。”

麦克阿瑟选中由迪安少将指挥的24师首先行动。7月1日该师被空运至朝鲜。7月5日上午，朝鲜人民军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结果阵地被突破，迪安被俘，其他人员伤亡极为严重。实际上美第24师被消灭了。

美军初战失利，使麦克阿瑟不得不重新评估朝鲜人民军的力量。麦克阿瑟告诉华盛顿，北朝鲜军队可以和“上次大战中任何时期的优秀军队相媲美”。他开始向华盛顿提出大量措词强硬的要求，要求增派飞机、军舰和部队，并且要“抓住太平洋中的每一条船，把大量支援物资送到远东来”。华盛顿不愿意这样全面地介入朝鲜战争，许多决策者认为这很可能是苏联

声东击西的一招”，旨在把美军吸引在那里，从而减少美在欧洲和别的地区已经很少的力量。对于这些要求，华盛顿方面未予答复，而是于7月8日送给他一个联合国军司令的头衔。

与此同时，情报官员指出，已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准备进攻台湾，消灭蒋的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为防止削弱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杜鲁门一改他在1月5日中声明的不干涉中国收复台湾的立场，于7月27日命麦克阿瑟的第7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以执行双重任务：阻止中共进攻台湾，也阻止蒋进攻大陆，积极推行“使台湾中立化”的新政策。

麦克阿瑟决定飞往台湾，给蒋介石撑腰打气。他于7月31日率一个由16人组成的盟军总部代表团前往台湾。在台北机场，他受到国家元首般的迎接，蒋介石亲自在那里恭候。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蒋介石会晤。

麦克阿瑟对台湾的访问，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由于杜鲁门和艾奇逊，事先都未被告知这次访问，他们“大为吃惊地从8月1日的新闻中看到麦克阿瑟在台湾同蒋进行了会谈”。而蒋介石则利用麦克阿瑟的这次访问大造舆论，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已经同蒋介石结成密切的反共同盟。大陆方面则发动宣传攻势，说中立化政策实际上是美国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

基地。华盛顿如履薄冰，同时又担心由于这一问题白热化而导致中国或苏联介入朝鲜战争。

当辩论在激烈进行时，麦克阿瑟又火上加油，发表了一份不合时宜的声明，声明中暗示杜鲁门在太平洋推行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居心险恶”地对他攻击。“希望美国人民不要被无耻的谎言引入歧途”；这个向政府挑战的声明，令杜鲁门大为光火：“我们居然不得不派那个自命不凡的老顽固出任要职，真是令人遗憾透顶。我真不明白，罗斯福当年为什么不把温赖特调出来，而让麦克阿瑟为国捐躯。”他完全有理由撤他的职，但麦克阿瑟的威信太高了，撤了他会带来很多麻烦。于是他派助手到东京详细解释美对台政策。

费了好大劲，杜鲁门以为事情总该了结了。但是麦克阿瑟又点燃了另一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索。他给芝加哥“海外作战老兵协会”的一封以台湾为议题的公开信中，大谈台湾的战略地位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称台湾是“理想的、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杜鲁门得知后大为吃惊和恼怒，认为麦克阿瑟要另搞一套。他再一次考虑要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司令的职务，而让他只负责对日占领。但他再一次克制了自己，而只是命麦克阿瑟收回此信。麦克阿瑟提出抗议说，以这种方式撤回发言是一严重错误，何况

信中表达的纯粹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华盛顿方面没有让步，麦克阿瑟被迫收回了那封信。但他打心眼里认为，使台湾中立化的决定实际上是使大陆免遭蒋介石军队的反攻，这样做不是发疯就是背叛。不管怎样，麦克阿瑟始终认为有人在故意和他作对，拆他的台，这些人还蒙蔽了对亚洲一无所知的杜鲁门。他要采取一切方式，即使被解职，也要尽量改变这一政策。

此期间，朝鲜战场正打的如火如荼。7月中旬，麦克阿瑟将美第25师和第1骑兵师相继调往前线，任命沃克行使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指挥权。在朝鲜人民军的猛攻之下，沃克于7月26日请求撤往釜山，但麦克阿瑟命令：“要确保朝鲜，不能出现朝鲜的敦刻尔克！”然而他的部队还是在纷纷败退，迫使他于8月1日正式下达了向洛东口总退却的命令。就在这时麦克阿瑟要求的4个满员步兵师陆续在釜山登陆，从而使撤退中的美韩军队稳住了阵脚，并建立了以釜山为轴心，方圆1万平方公里的环形防御圈，其防守兵力为朝鲜人民军的2倍，坦克数量为6倍。美军之所以在优势兵力的情况下被动防御，主要是由于美军心理上已产生畏惧情绪，而且士气低落。麦克阿瑟向沃克派出了一切可以派出的援军。海军航空母舰和空军的飞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南朝鲜上空的制空权，反复袭击着北朝鲜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但即使

加上这一切，沃克也仅仅是勉强支撑着，要发动决定性进攻和打破包围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怎么办呢？麦克阿瑟亲自做出了回答：在敌战线大后方实施一次大胆的两栖登陆，此举将切断北朝鲜供给线，并可把北朝鲜军队围困在两栖部队和沃克的防御部队之间，北朝鲜军队将被这两支巨钳粉碎。这一计划使人回想起在莱特岛实施的奥莫克登陆。

那么在哪里登陆好呢？一开始，麦克阿瑟就选中了汉城的海港——仁川，由于这里防守薄弱，他推判在那里突然插上一刀，可以很快夺取南朝鲜的交通和铁路中心——汉城。但海军决策者们强烈反对在仁川登陆。那是众所周知的劣等港口，航道狭窄，潮汐涨落悬殊。登陆人员只能在满潮的三个小时内登陆。否则，将被困在那里，得不到援助。麦克阿瑟则胸有成竹，他反驳道：“正是由于这些行不通的论据，才使我的计划确保成功。敌军会认为在这里登陆是轻率的举动，那么出其不意不正是取胜的关键吗？”麦克阿瑟舌战群儒，终于以其雄辩的才华压倒持异议的海、空军官员，并于9月8日，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后批准。

麦克阿瑟于9月12日在日本佐吉保登上了他的“麦金利”号旗舰。当天，天气恶劣，台风刮得昏天黑地，海浪如山，“麦金利”号前后摇摆、颠泊不定。

风暴整整刮了一天。到14日才风平浪静。“麦金利”号加入了在黄海的进攻部队，向仁川进发。进攻前夕，麦克阿瑟非常焦虑不安。他在舱中来回踱步。每个人都反对他的计划难道自己的脑袋真的不中用了吗？假使他们在仁川遇到的是坚固的防御，登陆就可能一败涂地，成为“一场军事灾难”。想着想着，不觉已是凌晨2点30分，麦克阿瑟终于筋疲力尽，倒头睡去。

天刚破晓，美军舰炮和飞机开始对仁川港外横在飞鱼航线上的月尾岛实施猛烈炮击和轰炸。6点30分，美军第1陆战师一部开始登陆月尾岛，并很快占领了全岛（守卫该岛的北朝鲜军只有400人）。下午，当潮水重新上涨时，第1陆战师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开始在仁川港突击上岸，在夜间建立起滩头阵地。第二天未遇多大抵抗即攻占仁川市。随后麦克阿瑟命令分兵两路：一路直奔金浦机场和汉城。一路南下切断人民军退路。同时还命令沃克从釜山出击，向北进攻，夹击人民军。

在以后的10余天里，朝鲜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形势急转直下。22日美军开始进攻汉城，遭到激烈抗击，南线朝鲜人民军开始后撤，沃克率军追击。26日，南北对进的美军先头部队在乌山附近会合，人民军主力撤过三八线。28日，美军终于攻占汉城，

并于次日进抵三八线。至此，仁川登陆战役宣告结束。

仁川登陆的成功，给麦克阿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其军事生涯达到了新的顶峰。大量充满赞美之词的贺电像雪片般飞来。9月30日杜鲁门发来贺电，称“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刚上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也打来贺电说：“您在朝鲜指挥的英勇战役以及果敢而完美的战略行动，实际上结束了这场战争。”

战争真的可以结束了吗？正相反，早在9月15日即仁川登陆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知了麦克阿瑟突破三八线的方针：如果苏联和中国没有参战的可能，就可以把地面作战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同时指示其陆、海、空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越过朝中和朝苏边界，在与中国和苏联接壤的地区也不得使用非韩国军队。对这些限制前提，麦克阿瑟极为不满，把它看作是外交上的胆怯、姑息和失策。他气急败坏地说：“即使苏联和中国介入，也要把他们打败，以拔掉共产党征服亚洲的毒牙。”麦克阿瑟一开始还遵守这些限制制定了一个北进计划：以第8集团军沿西海岸北上进击平壤；以第10军在东海岸的主山登陆后西进，夹击平壤。并曾规定：在安州、宁远、兴南一线(被称为麦克阿瑟线)以北作战只使用韩国部队。但是仁川登陆胜利后，即30日，麦克阿瑟电告华盛顿：“在北

朝鲜军队投降以前，我要在朝鲜全境内作战。”对此，华盛顿方面似乎默许了。看来，仁川登陆的胜利，不仅使麦克阿瑟，也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冲昏了头脑。

中国出兵 三战三捷

实际上，当时中国介入的迹象已很明显。早在6月28日杜鲁门宣布干涉朝鲜内战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就谴责了美国插手亚洲事务的行径，表明了中国的根本立场。当9月下旬“联合国军”攻占汉城并进抵三八线后，周恩来总理于9月30日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从8月27日起，美军飞机就不断侵犯中国领空，对东北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和侦察。为保卫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比洛对中国军队的动向有所掌握，他在8月31日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中共军队正在满洲集结，推测有45万人，这意味着进入朝鲜战场前的调动，并说“如

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就存在中共军队公开干涉朝鲜战争的可能性”。

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把这看作是虚张声势的恫吓，是“政治讹诈”。10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所谓“八国议案，授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10月9日，麦克阿瑟向北朝鲜发出劝降的最后通牒，遭到严辞拒绝。麦克阿瑟随即命令“联合国军”大举北犯。

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他决定与麦克阿瑟谈一谈，以便“从麦克阿瑟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中汲取教益”。10月14日晚，麦克阿瑟在惠特尼的陪同下飞往威克岛与杜鲁门进行了一小时的会晤。当谈到中国介入的可能性问题时，麦克阿瑟回答说：“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的话，有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怕他的干涉了。现在要是中国人干涉，那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显然，麦克阿瑟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当时根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请求，考虑到保卫本国领土安全，中国政府已于10月上旬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以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12个师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先待命出动，尔后再调7个军24个师作为第二、第三批兵力逐步

入朝参战。但杜鲁门无视中国的一再警告和情报部门的多次提醒，而宁愿相信麦克阿瑟的傲慢与偏见。杜鲁门在登上飞机时说：“自从当总统以来，我从未有过比这次更满意的会晤。”

这时，“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突破三八线后迅速向北推进。美第1军于10月19日攻占平壤。在麦克阿瑟看来，平壤陷落即“象征着北朝鲜的失败”，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已全部停止，战争胜利已成定局。他对记者们说，战争已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保证让弟兄们回家过圣诞节。受这些言论的影响，第1骑兵师中风传要在东京过11月23日的感恩节，为了尽快结束“扫荡收尾”的任务，麦克阿瑟于10月24日下达了一道非同寻常的总追击令，指示“联合国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北推进。这意味着将取消“麦克阿瑟线”的限制，违背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边境地区只使用韩国军队的限令。而这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到，如果迅速占领整个朝鲜既成事实，就会完全消除中国介入的危险，于是默许了麦克阿瑟的总追击。于是，各部队争先恐后地渡过清川江，迅速向鸭绿江挺进。他们盘算着再有2、3天战争就结束了，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他们从没想到他们的美梦很快成为了一场恶梦。

就在平壤陷落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

及3个炮兵师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地区挺进。根据敌人分兵冒进，兵力分散，又劳师远遁的弱点，志愿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围剿冒进之敌的战略方针。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参战的第一炮，在一周之内就给敌人以重创，为今后的作战计划打开了局面。此时，关于中国参战的消息不断地传来，而麦克阿瑟却不相信有中国的大部队入朝，而认为那只是带有象征性的少数志愿人员，他们只是虚张声势，或只是为了保卫鸭绿江上的水电站，因此不顾美军左、右翼部队已暴露出来的危险，继续命令部队向北挺进。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志愿军抓住了其侧翼已暴露的有利条件，采取向敌侧后实施大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11月初在云山地区给美第1骑兵师以沉重打击，并迫使沃克的第8集团军全线溃退到清川江以南。此役，“联合国军”共损失1.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1万余人。

仅仅两天的时间，麦克阿瑟的态度来了个180°大转变。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公报中，他开始强调中国威胁的严重性了：“我们一开始与之交战的北朝鲜部队已被消灭，……但现在一支新的生力军在与我们对垒，这支部队可能得到了大规模外国后备部队的支援。”当时，麦克阿瑟在战术上犯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他一方面过于轻视抗美援朝的中国军

队，另一方面又大大高估了空军的作战能力。他命令他的空军司令立即消灭中国的干涉军，甚至还说：“如果必要，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地飞行……摧毁敌人的一切设施。”空军司令奉令而去，在整整两周的时间内，调动麾下全部军队，投入战斗。

在麦克阿瑟给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下达的命令中，有一项是轰炸横跨鸭绿江的公路和铁路桥——中国军队的必经之道。由于认识到这一命令的微妙之处，斯特拉特迈耶在起飞前三小时上报华盛顿。这一消息在华府上下立即掀起波澜。参谋长联席会议急忙致电麦克阿瑟，询问详情。麦克阿瑟一改往日满不在乎的神情，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激情回答说：“我的部队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制止敌人增援的唯一方法就是摧毁这些桥梁，并使支援敌人进攻的所有北部地区的设施受到我空军的最大破坏。”由于仁川大捷后，麦克阿瑟威望大增，人们对他几乎发展到迷信的程度，就连他的上级也感到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明智。因此在这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屈服了，对麦克阿瑟作出了让步。第二天，美远东空军开始按计划进行狂轰滥炸，但收效甚微。待到两周后大桥终于被摧毁时，鸭绿江已封冻，结冰的江面畅通无阻，麦克阿瑟空忙一场，徒劳无动，全部的心血化为了泡影。

以后的几天里，战场上一片平静，未见追兵赶来，甚至美军从11月6日起的小规模试探性骚扰也未见抵抗，看来，美军强大的空中力量给中国军队一个下马威，把他们吓退了。麦克阿瑟又开始乐起来，他电告华盛顿，他的空军完全有能力阻止中国军队渡过鸭绿江，因而他的部队不会受到真正的威胁了。同时，他建议再次发动攻势，并信誓旦旦地声称：“若行动顺利的话，将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华盛顿很快给予批准，并赋予麦克阿瑟除轰炸中国东北以外，有行使一切军事手段的自由。

从10日起，美军在东西两线开始的预定进攻出发阵地小心翼翼地推进，生怕会重蹈覆辙，再吃冒进的苦头，但东西两线之间仍有较大间隙，未建立有效的联系。部队发起进攻后，麦克阿瑟亲自登机，飞抵鸭绿江上空，亲自侦察地形，寻找敌人的行动迹象，并命令飞行员飞入俄国边境，幸好当时没有米格飞机发起进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除了广阔荒凉的乡野，起伏不平的山丘以及被冰封的鸭绿江之外，什么也没有了。由于这次侦察麦克阿瑟获得了飞行优异十字勋章。

回到东京后，他马上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实施圣诞节回国攻势”，东西两翼部队向鸭绿江发动了总攻，两翼会合，战争就结束一切将会非常

顺利。当记者问他在朝鲜有多少中国军队，他冲口而出“约3万正规军和3万志愿军”。

“联合国部队”向北快速而自信地向前推进。整整一天过去了，还未发现抵抗线。但是在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志愿军第38、第42军对西线右翼的韩国军团发起攻击，只一天时间就消灭该军团2个师。尔后向西南方向迂回，切断中路和左翼美军退路。与此同时，东线志愿军第9兵团于27日傍晚向美第10军发起攻击，并将其主力海军陆战队第1师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

事情很明显，“联合国军”遇到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令他们吃惊的是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的打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全线后撤。就这样，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回国攻势”不出4天就破产了。一向狂妄自信、独断专行、以常胜将军自居的麦克阿瑟非常沮丧，不得不命令各部队可以撤往能够保护他们的任何地方。事实上也就是惊慌到失措的地步，以至于放弃了统一指挥。然后，他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增派援兵的紧急请求，因为“本职指挥的小小部队……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面对着整个中国”。布莱德雷接到这封电报后，立即打电话给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将军打来一份吓死人的电报，中国人两只脚都踏进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

不得不马上举行会议，但是除了让麦克阿瑟保存实力外，谁也拿不出行动方案来。会后，在二战欧洲战场上颇负盛名的李奇微中将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道命令告诉他应该干些什么。范登堡回答说：“那有什么用？他是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能怎么办？”李奇微大声喊道：“你们可以撤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不是吗？”听了这话，范登堡的反应是：大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李奇微，什么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联合国军”向南溃退之际，志愿军大举追击，围剿残敌，其进程一日千里，势不可当，美军惨败，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不得不下令放弃平壤，向三八线实施退却，一时间，西线的“联合国军”在一片混乱中向南溃退，沿途还不断遭到志愿军的袭击，伤亡重大。美国新闻界顿时一片哗然，声称这是美国军事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甚至一向德高望重，被人们奉为神灵的麦克阿瑟此时也难逃舆论的谴责，使他一度光辉的形象黯然失色。然而，麦克阿瑟本人却未曾承认过自己的过失。他将一切的责任推给了华盛顿，指责当局未能提供准确情报，并限制他“穷追敌军”，所以错过了战机，给即将得到的胜利造成了严重障碍，从而陷入了被动状态，形成了今天的狼狈的局面。他的这种犯上的言行大大触怒了

杜鲁门，他甚至于想到去撤他的职，但他毕竟没有这么做，因为这违背了他的做人原则——他不愿在人倒霉的时候再雪上加霜。

在最初的惊慌消失后，沃克把他的伤亡惨重的第8集团军撤到临津江，并沿三八线的90英里长的战线掘壕防守，12月23日，在建立起防线后，沃克在一起吉普车祸中丧命。根据麦克阿瑟的推荐，华盛顿任命李奇微接替他。此时，东线美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重围中突围出来，于15日开始在兴南乘船南撤至釜山，24日撤退完毕。此次战役，志愿军以3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3.6万余人的战果，挫败了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将“联合国军”全部赶出了北朝鲜，扭转了整个战局。

正当美国军队沉浸在失意的状态中时，李奇微带着新的任命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次日，他在“第一大厦”会晤了他崇拜已久的麦克阿瑟，并就美军面临的几个问题展开了探讨。最后，麦克阿瑟将他的第8集团军交给了李奇微，并鼓励他说：“第8集团军是你的，你认为怎么干好就怎么干吧！”李奇微从未获此殊荣和信任，这使他受宠若惊，以至于终身难忘。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指挥权及一名军官所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

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

当天下午，李奇微踌躇满志地赶到朝鲜前线。令他十分失望的是这里的情况一团糟：士兵情绪低落、灰心丧气、无精打采、毫无斗志。军官更是无所事事，不负责任，一心盼望着早日回家。后勤保障方面也明显跟不上，连士兵过冬的服装、信纸都严重缺乏。这与他在欧洲战场所指挥的军队完全两样。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要想方设法保住阵地。

美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利弊得失了。他们认为，第8集团军很难抵抗如破竹之势南下的中国军队，与其这样，不如完整地保留第8集团军，把他们全部撤出朝鲜，否则的话，不仅朝鲜难保，甚至日本也固守不住了。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麦克阿瑟要他确定一个可以井然有序地撤离朝鲜的适当时机，以使第8集团军能够抽调去保卫日本。麦克阿瑟接到电报后，深感沮丧。他认为华盛顿已放弃朝鲜了，如同当时放弃巴丹一样。他深感这有损他神话般的尊严，他要挽回面子，他是不会输的，更不会输给他所根本就瞧不起的中国小子。他的生命注定是要献给战争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打下去，甚至是全球战争，核战争。在一番冥思苦想之后，他拟定了一份冗长的回电，敦促华盛顿对中国实施一系列报复性手段。一、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二、以海军炮击和空军轰炸，摧毁

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潜力；三、以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朝鲜；四、鼓动蒋介石反攻大陆。因为，这样才能以攻为守，免除后患。他还明确表示，他反对杜鲁门的失败主义思想，因为那样是有损美国的世界形象的。就在华盛顿准备答复但还未答复麦克阿瑟的建议时，三八线上炮声响起，1951年中朝军队发起了新的攻势。

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声隆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被部署在第一线的南朝鲜军一触即溃，夺路而逃。李奇微坐着他的吉普车在前线上跑来跑去，试图阻挡滚滚后退的洪流，但毫无成效，被迫于1月3日下令全线向汉江南岸撤退。中朝军队立即转入追击，于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推进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歼敌1.9万人，胜利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发难华府 丢官罢职

中朝军队的新年攻势再次引起华盛顿的一片恐慌。随着战线的稳定，李奇微发回了令人鼓舞的消息，说

他能顶住任何新的进攻。这对日益寒心的决策者们来说不啻是一股冬天里的暖风，坚定了他们不必扩大战争也能坚持下去的信心。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辩论。为了试图作出回答，制定出相应政策，杜鲁门，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作出了众口一声的推测。克里姆林宫的总目标是“统治世界”或“奴役”所有西方世界。最大的危险仍在西欧。美国必须在那里大量部署军事力量。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绝不能陷入亚洲的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首先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

基于上面的推测，华盛顿的国务院开始初步制定以下政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因此，他们要麦克阿瑟继续执行既定的方针，并且重申：“在首先考虑部队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当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重大损失时，就可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看作是一个圈套。让他来掌握“重大损失”的确实含义以作出是否撤军的决定，这本质上是将责任推在他头上，而华盛

顿方面就可像懦夫一样避免作出这个令人讨厌并肯定招来非议的决定。因此他马上回电声明：他的部队按目前的实力不能完成既防守朝鲜而又同时保卫日本的任务；而且以现有的部队来守住阵地，也只能维持有限的一段时间。进而，他又要求华盛顿明确美国在朝鲜的军事目标是无限期地打下去直至最后胜利，还是只坚持一定的时间，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尽快撤走。而要坚持下去，只有采纳他的四点建议才能坚持并最终取胜；要撤走，现在就不必遭受无谓的损失。另外，让官兵们“以生命去换取时间，”也必须让他们充分理解其政治意义和行动目的，否则将严重影响士气。

对于麦克阿瑟连珠炮的反问和抱怨，也使华盛顿方面对他本人的士气是否高昂产生了怀疑。艾奇逊称他的这份电报是一份遗书，其用心之一是在形势一旦恶化时为自己开脱一切责任；其二是向华盛顿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接受扩大战争的建议。这份电报使华盛顿方面深感不安。

很快，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参谋长柯林斯和范登堡飞到了东京，然后飞到朝鲜，深入前线，以调查第8集团军的士气。在对地面部队和空军进行了彻底视察后，他们提出了一份与麦克阿瑟截然相反的报告。李奇微的部下士气高昂，而且正准备严厉抗击任何大规模的进攻。这一新的报告使华盛顿方面欢欣鼓舞，

如释重负。在1月17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关于扩大对华战争的建议被搁置一边了。从此，华盛顿方面对麦克阿瑟更加不信任了。他们直接从李奇微那里获取信息，使麦克阿瑟成了一个被架空了的总司令。

1月25日，李奇微利用中朝军队休整之机，发起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大规模试探性进攻。10天后，这一行动又发展成为代号为“霹雳围剿”的大规模持续进攻。2月21日又开始实施了屠夫行动。经过艰苦的作战，它慢慢打回了半岛北部，再次控制了江汉沿岸的一条防线。

此期间，麦克阿瑟不断视察朝鲜前线，并且随身带着参谋和东京的记者团。有一次视察，正值李奇微和他的军长们刚刚设想并小心谨慎地制定了一次有限进攻的计划，麦克阿瑟就赶到了。他召集战地记者，当着李奇微的面，洋洋自得地宣布：“我刚下令恢复进攻。”李奇微也是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他对麦克阿瑟竟用这种方式来炫耀自己，把李奇微之功据为己有，感到极为惊诧。他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措词谨慎的信，暗示说将军对前线的视察过于兴师动众，太惹人注意。真正的危险是这些举动在发起进攻前就把消息泄露给了敌人，因而对安全造成威胁。从那时起，麦克阿瑟等到进攻发起后才再次走访前线，这很可能是在麦克阿瑟军事生涯中，一位下级敢向他挑战并使

他安分守己的唯一的例子。

当“联合国军”再占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据，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又出现了。从军事上看，要将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几乎是不可能的。若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能不能到达鸭绿江还是个问题，纵然到达了，战争就会结束吗？他们面对的将是整个中国，这势必招致更惨重的失败。看来现在面子已保住，能在此时军事上尚处于有利地位，实现停火是难得的好时机。于是，在华盛顿、杜鲁门、艾奇逊等人开始全力进行被麦克阿瑟认为是“绥靖主义”或“投降”的工作：朝鲜停战协定。

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这些已在酝酿中的问题：“国务院即将准备由总统宣布，在侵略者已被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赶出去的情况下，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这个消息对于一直渴望扩大战争、取得全胜的麦克阿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认为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而杜鲁门现在却要用“姑息”来取代它，这“标志着参战在军事上未达成目的”。他不能接受这种维持僵局的解决办法，决意要向政府的有限战争政策公开挑战，要打破实现停火的任何企图，而不惜拆杜鲁门的台，与他最后摊牌。24日，他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违反政策的公开声明，声明中强调联

联合国军受到的种种禁令太多，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沿海和内陆基地，并称：“已遭受如此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决不能再被抛弃了。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问题的军事方面要通过战争解决外，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

上述声明犹如一枚炸弹在华盛顿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颁布的，未经五角大楼事先批准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的训令，因此是公然的抗上行为。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是对文职官员领导军人的传统观念的挑战。更有甚者，声明的好战语调暗示了政策的变化，即战争也可能要扩大。一句话，它是对杜鲁门本人的侮辱。正如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

翌日，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际部副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等人到白宫去。但他并没有提出撤麦克阿瑟职务的问题，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信件。他要求麦克阿瑟注意遵守12月6日的命令。要不是马丁议员引发了麦克阿瑟所设置的另一枚炸弹，这次风波或许会像往次一样渐渐平息下去，使他再逃被解职的命运。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未经麦克阿瑟的允许下，在众议院公布了他与麦克阿

瑟的通信，声称他“有责任告诉美国人民，我从这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情况”。这是一封内容同样是鼓吹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信。这封信一公布，再次冲击了美国的现行政策，震动了全世界。

第二天，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和布莱德雷。他们用了1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怎么办——以何种方式和何时撤除他的职务，也就是说麦克阿瑟的下场已毫无疑问。但为了慎重起见，杜鲁门决定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后再定。4月7日马歇尔查阅了五角大楼档案中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在过去两年中所有来往信件，得出的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该被撤职了”。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第二天上午，杜鲁门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汇报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在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已决定免去他的职务。”他们还决定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由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马歇尔和布莱德雷马上着手办理此事，与佩斯进行联系。但由于釜山通信系统出了故障，佩斯没有及时收到华盛顿的指示。

不可避免地，有人将这一消息透露了出去。《芝

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电话给白宫和五角大楼，要求证实这一消息。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一旦得知这一决定但又未接到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反戈一击，主动提出辞职。而杜鲁门不是要接受他的辞职，而是“要把他开除”。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于4月11日凌晨1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面见白宫记者团，公布了总统的声明和麦克阿瑟的解职令。

杜鲁门在令人震惊的声明中说：“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在语气生硬并立即生效的解职令中，麦克阿瑟被撤消了一切职务，这些职务是：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陆军总司令。

第八章 最后岁月

万众心碎 举国沸腾

消息首先是通过无线电广播电台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在东京，当收到这条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他的副官从广播中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满面愁容，眼泪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琼看到这种情景后，悄悄离开餐桌，询问了这一灾难的消息。她回到丈夫身旁俯身低声地告诉了他。听到这一消息，麦克阿瑟的表情一下子呆滞了，但没有闪过一丝激动的神情。少许，他抬起头来看着他的妻子，用一种温柔的、在场所有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琼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镇静。之后不久，正式命令就通过军队通信设施发到了。

盟军最高司令部深受震动。很少有人想到麦克阿瑟会因他的行为而受到处罚，更不用说撤职了。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被这种出其不意的撤职方式所激怒，认为处理这件事的粗暴方式是“对将军自尊心

的不必要的冒犯”。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我所接到的解职令是如此的严厉，即使是办公室里一个勤杂工或随便什么佣人，也不会被这样不近人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命令中称他被撤职立即生效，这使他无法举行正常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无法向部队发表惯常的告别演讲。“在陆军服役52年后竟受到如此公开的侮辱，”麦克阿瑟痛苦地说。

在朝鲜前线，那天下午李奇微正陪同佩斯在风雨交加的战场上巡视。有位已听到广播的战地记者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当他得知此事时同样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认为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罢免麦克阿瑟，实属毫无必要。但这对他本人来说毕竟是件荣升的好事，所以很快转惊为喜了。

在美国国内，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一公布，立刻闹翻了天。那些早对杜鲁门不满的人借机使用除暴力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发泄不满。他们到处散发请愿书，焚烧杜鲁门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有的报纸称此为“夜深人静的犯罪”。一些州议会、市议会纷纷休会、谴责、抗议，并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致以沉痛悼念”。4月11日，简直成了美国的黑暗日。

在日本，麦克阿瑟突然被免职在各界人士中引起

相当大震动。日本人往往把当政者神化以求安心。在天皇成为凡人后，麦克阿瑟自然被神化了。现在一纸电文就撤了他的职，使日本人感到张惶失措。吉田茂首相听了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心烦意乱，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才镇定下来。裕仁天皇到大使馆做最后拜访时，眼泪毫不掩饰唰唰地流下他的面颊。

4月16日，在远东度过14年的时光后，这一天麦克阿瑟一家人整装待发了。前往机场的车队像是参加国葬，在场的每一名士兵、水手、飞行员及警察肃立在街道两旁。仪仗队后面有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站成四五排，哭着、喊着、挥着手。

盟军总部、日本政府和外交使团的所有显要人物都来到机场送行。上午7点，麦克阿瑟的汽车徐徐开来，乐队奏起乐曲。他首先面孔呆滞地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大步向高级官员走去，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是痛苦的，许多女人当众抽泣起来，一些身经百战的男人也难以抑制住他们的热泪。

最后，琼离开了告别的人群，在将军的搀扶下登上了飞机舷梯转过身，他们挥了挥手。当19响礼炮的轰鸣响彻机场时，这对夫妇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得十分伤感。然后，他们敏捷地进入飞机。很快飞机升入空中，这一令人心碎的时刻结束了。

17日，飞机飞往旧金山。为避免机场上可能拥

来的大批群众，在那里的着陆时间有意安排在夜间。当接近灯火辉煌的旧金山时，将军充满感情地对年已 13 岁的儿子说道：“好了，阿瑟，我的孩子，我们终于到家了。”然而，在旧金山，人们大张旗鼓地等候着。飞机一着陆，麦克阿瑟一家三口人就被无法形容的热闹场面包围了，其中有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沃伦。在他们下榻的圣弗朗西饭店周围，人群挤满了整整一个街区。

他的回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层政治色彩。人们都认为，麦克阿瑟必将向杜鲁门复仇雪耻，并在 1952 年的总统选举中同他竞选并击败他。但麦克阿瑟立即驳斥了这一说法。第二天在旧金山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又有成千上万人向他欢呼。麦克阿瑟说：“我刚刚被问到，我是否打算投身政治，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能从事的政治都包含在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中——‘上帝保佑美国’。”

4 月 18 日，他们继续前往华盛顿。“巴丹”号于午夜抵达华盛顿，又出现了群众欢迎的场面，前来欢迎的官方代表有：国防部长马歇尔、布莱德雷、柯林斯、范登堡、谢尔曼等。第二天，麦克阿瑟偕同家人，像就职日当选的总统一样，乘一队汽车前往国会山。成千上万的欢呼人群站立在人行道上，由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迎接他，并将他引至众

议院大厅。12点31分，麦克阿瑟阔步登上讲坛时，大厅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身着军服，肩上佩有五星徽章，威严挺立，毫不动容，“犹如奥林匹斯山神”。当掌声和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麦克阿瑟开始了他著名的被公认为最成功、最出色、最动人的一次演说。

“我站在这个讲坛上，有着深切的自卑和万分的自豪之感。自卑是因为想到在我之前曾站在这里的美国历史的伟大缔造者们，自豪是因为想到这个辩论立法问题和论坛代表着迄今所能创立的最纯洁的自由。全人类的希望、心愿和信念都集中于此。”

在这次演讲中，他回顾了远东的形势，以及他对这一形势所采取众所周知的咄咄逼人的政策。这一切都十分引人注目，在现场和在收音机、电视机旁的听众们仔细听着每一个字。他的精采结尾使全国都为之热泪盈眶：

“我就要结束我52年的戎马生涯了。还在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加入陆军时，孩提时代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虔诚地宣誓以来，世界已几经沧桑，希望和梦想早已消失了。但我还记得那时最流行的一首军营歌谣中的一句，它最为自豪地宣布：

‘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像那首歌中的老兵一样，我作为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心尽职的老兵，现在开始结束我的军事生涯，悄然隐去。再见。”

麦克阿瑟的讲话历时34分钟，有30次被那些如醉如痴的议员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议员们全体起立，再次向他欢呼，许多人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位议员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上帝在这里讲话，是上帝的现身，是上帝的声音。”另一位议员说：“不同意麦克阿瑟就是不忠。”还有一位议员说：“他的演说使共和党人眼泪汪汪，共和党人尿裤裆了。”演讲结束后，政府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正式欢迎仪式，马歇尔和参谋长们都参加了。

4月20日，麦克阿瑟一家前往纽约定居。纽约市给麦克阿瑟以更加巨大的荣誉，为他举行了6个半小时的彩带飞舞游行。各条大街装饰得五彩缤纷，约有750万人参加了游行和观看，个个近乎疯狂地欢呼，抛向空中的彩色纸带、纸屑和飘带有2850吨，是上次欢迎艾森豪威尔时的4倍。不少女人泣不成声，有18人因歇斯底里发作而被送进医院。在其后15个月中，麦克阿瑟马不停蹄地走访其他各大城市，处处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一名议员感慨地说：“全国处于感情激荡的状态中。”一时间麦克阿瑟纪念章、

玉米芯烟斗很快脱销，供不应求。以麦克阿瑟的名字命名的商品、设施、车辆遍及美国。

悄然隐退 落日黄昏

麦克阿瑟作为陆军五星上将，按照法律是永不退役的。一直到死，他将保留现役，随时可被召回。他每年享有18761美元的固定津贴，以及这一级别的特殊待遇：助手、办事员、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五角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麦克阿瑟对其中的大部分待遇都不屑一顾。他把“巴丹”还给了政府，跟随他多年的高级军官考特尼·惠特尼、查尔斯·威洛比退役作为文职助手留在他身边。

麦克阿瑟把家安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第37层的一个高级套房中，室内装饰的富丽堂皇，既作为家，又作为办公室。在那段感情激荡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接到上千次电话、收到上万封电报和信件，内容基本上都是华丽的赞美之词。

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一些反杜鲁门的民主党人坚持要对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进行彻底调查，于是由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组成

了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5月3日，麦克阿瑟再次来到华盛顿，作为第一证人参加联合调查委员会为他举行的听证会。调查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每天结束时，都向新闻界散发经过检查的文件。参议员们听取了麦克阿瑟约22小时的证词，马歇尔、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人也作了证词。调查从1951年5月3日进行到6月25日，共印出了200万字以上的证词。在数个星期中，被新闻界称为“大辩论”的调查，一直是最重要的新闻。麦克阿瑟对于26名议员轮番提出的无所不包的问题，沉着应付，并且继续兜售他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同共产主义对抗的主张，抨击政府的远东政策“根本不是什么政策”，而是“绥靖主义”。他试图证明参谋长们站在他的一边，理由是他们赞成扩大亚洲战争。但是每一位参谋长都否认了这一点。布莱德雷说出了他的名言，即同中国的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最后，麦克阿瑟未能扭转政府的远东政策。双方的证词似乎各有道理，都受各自党派的支持。为了避免纷争，调查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倾向性的结论，而只是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客观的报告。杜鲁门政府完全可以在军事法庭因违抗命令而对麦克阿瑟进行起诉和审判，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撤职被认为是对他足够的惩罚了。后来，国会为表达对麦克阿

瑟的敬意，批准为他铸造一枚金质特殊荣誉勋章，上面刻着他的肖像和下列文字：“澳大利亚的保护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听证会后，麦克阿瑟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演讲旅行。这次旅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讨伐”杜鲁门政府的。他每到一处演讲，都有大批群众聚集起来向他欢呼。新闻界则总是抱着同情的态度首先加以报道。在整个“讨伐”中，杜鲁门政府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保持沉默。然而，无论是“大辩论”还是“讨伐”，都未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好处。许多人逐渐理解了政府的远东政策，甚至开始同情杜鲁门。民意测验表明，在听证会之初，人们还有浓厚兴趣，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麦克阿瑟的声望有下降趋势。

1952年，又到了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人塔夫脱是争取共和党提名的领先竞争者。但共和党中的自由派认为，塔夫脱是不可能取胜的，因而他们选择了当时任北约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为人谦逊、宽厚、正派，不像麦克阿瑟那样派性十足，而且深受各阶层的敬重和喜爱，甚至能为民主党人所接受。不久他表示将接受大会提名。这一情况严重地破坏了塔夫脱的计划和希望。为抵销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塔夫脱寻求麦克阿瑟的支持，并让后者充当他的竞选伙伴，许以“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的头衔。麦

克阿瑟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7月7日，麦克阿瑟被邀在共和党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当他走进大厅时，受到了惊人的热烈欢呼和热情洋溢的欢迎。像1944年一样，他又大有一爆冷门的机会。然而，这一机会便很快失掉了。他的演讲华而不实，冗长无味，并充满陈词滥调。他的讲话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场面十分令人尴尬。之后，心情沉重的麦克阿瑟悄悄离开会场，返回纽约，抱着一线希望，等待大会投票结果。但在7月11日的第一轮投票中，艾森豪威尔得了614票，塔夫脱500票，麦克阿瑟只得10票。就这样麦克阿瑟的美梦再次成为泡影。正如罗斯福所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但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

自第三次竞选失败后，麦克阿瑟终于认识到，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就是对政治感兴趣。于是他彻底打消了从政的念头，于1952年8月1日应邀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董事长。这是一项主要是礼仪上的、而又薪俸很高的职务。从此之后，麦克阿瑟确实慢慢地从公众视野中消逝了，一直在阿斯托利亚饭店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再也不想创造奇迹，也不想制造麻烦了。

后来，有两件事曾一度打乱他的隐居生活。1961年7月，麦克阿瑟在隐去9年后，应邀前往马尼

拉参加菲律宾独立15周年纪念活动。他身穿人们熟悉的卡叽布军装、头戴战斗软帽和飞行墨镜，只是那个人人皆知的玉米芯烟斗不见了。在向国会发表演讲后，麦克阿瑟巡视了昔日的战场：巴丹、科雷吉多尔、林加湾、莱特。这时，麦克阿瑟年已81岁。

1962年5月，他又应邀来到西点军校，接受军校最令人羡慕的奖品——西尔韦纳斯·塞耶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检阅了学员队，然后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并同他们共进午餐重温夕日的感觉。

在他的隐居生活期间，麦克阿瑟的身体状况一直是比较健康的。但在1960年，他年已80岁，由于前列腺严重发炎而几乎丧命。从那以后，他似乎再没有完全康复。1963年他的生命力在衰退，但还在挣扎着写他那冗长的回忆录。1964年，他的生命开始走向尽头。他患上了急性肾炎和肝炎等多种疾病。3月2日，琼陪着他到了华盛顿的陆军医院治疗。记者们闻讯前往探访。他们所看到的麦克阿瑟已全无昔日的风采。他面容憔悴、瘦骨嶙峋。医院连续给他做了几次手术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1964年4月5日下午2时30分，这位勇猛无畏的军事天才停止了呼吸。

约翰逊政府给予麦克阿瑟应得的葬礼。他的遗体

被先后摆放在华盛顿、纽约和诺福克供人凭吊瞻仰。4月11日，星期六，随着军号手吹起熄灯号，这位曾叱咤风云的老战士被放进了墓穴。他的朋友们在诺福克的前市政大厅中为他建了一座巨大宏伟的大理石纪念碑。一个杰出的生命永远载入了史册。